

國文入門必讀

由國語到國文
(一)

中華書局印行



編輯大意

1. 本書供小學畢業及同等程度已通國語而欲繼續進習國文者之用，分四冊。
2. 本書編制：第一二冊係選用本局出版之高小國語讀本，譯成淺近文言，與國語對照，以明語文組織，用字之異同；第三四冊係選用本局出版之初中古文讀本，譯成語體，附於古文之後，以助初習古文者了解其意義。
3. 本書目的，在使已通國語者進習國文，故前二冊重在譯文，後二冊重在選文；前二冊之譯文頗求流利通暢；後二冊之譯文則以能貫通選文之意義爲主。
4. 本書所採文字，除韻文外，各體咸備；其分量亦照比例分配，內容皆由淺入深。
5. 本書前二冊雖由語譯文，其國文均淺近通俗，僅須與國語對讀即可了解，故不再另加注釋；後二冊所選雖爲簡短之古文，但其含義比較曲折難解，故仍附以注釋。
6. 本書後二冊除逐篇附加注釋外，於必要時，另附「題解」於作者初見之際，必附「作者生平事實」皆以簡明爲主。

一九三七，五，二〇，編者識。

國文入門
必讀
由國語到國文
第一冊

目次

一	青天白日	一
二	互助	三
三	給母親的信	四
四	父親的來信	七
五	兩弟兄	一〇
六	愛國商人	一二
七	越王復仇	一三
八	禿的梧桐	一五
九	菊花	一八

- 一〇 國慶日的記事(上)……………二〇〇
- 一一 國慶日的記事(下)……………二二二
- 一二 日記一則……………二二四
- 一三 起頭難(上)……………二二七
- 一四 起頭難(下)……………二二九
- 一五 朝三暮四……………三三二
- 一六 讀書要明白牠的意思……………三四四
- 一七 反對纏足……………三五六
- 一八 反對蓄奴……………三八八
- 一九 爲甚麼要檢查身體……………四〇〇
- 二〇 人體內的機器……………四三三
- 二一 湯池……………四四五
- 二二 從廣州寄來的一封信……………四七七

二二	八達嶺遊記·····	五〇
二四	溫生才烈士·····	五二
二五	林冠慈烈士·····	五五
二六	世界最大民族(上)·····	五八
二七	世界最大民族(下)·····	六〇
二八	愚公移山·····	六三
二九	波蘭的復興者·····	六五
三〇	聰明的朝鮮孩子·····	六八
三一	一千多人做成的糕·····	六九
三二	不許白吃·····	七二
三三	基礎是在下層的·····	七七
三四	孫中山先生的故居·····	七八
三五	學校紀念日記事·····	八一

三六	團體生活	八三
三七	遊新疆歸來	八五
三八	參觀莫斯科的託兒所	八八
三九	筍	九〇
四〇	大體育家孫唐	九三
四一	富翁(上)	九五
四二	富翁(下)	九六
四三	發轍很準	九九
四四	卻里張	一〇二
四五	蕭特	一〇五
四六	鴿子醫生	一〇七
四八	報告鄉村生活的一封信	一一八
四九	田橫	一二〇

五〇 關於田橫的討論…………… 一二三

五一 到青島去…………… 一二五

國文入門
由國語到國文 第一冊

一 青天白日

院子裏的樹木，葉子一動也不動；滿天的雲，黑沈沈的壓下來。一會兒，刮大風了，樹上的蟬，噤聲不叫；蜘蛛也縮着身體，從網的中央掛下來，逃走了。

隆隆隆隆，雷聲從遠處推過來。電光越閃越急，雷聲也越來越響；銀箭一般的雨，斜着射下來了。窗子還沒有關好，桌上，几上，已經打溼了。沙沙沙，沙沙沙，一陣一陣，打在屋簷上，打在屋背上。

這裏漏了，那裏也漏了。『快，拿隻桶來！』『快，拿隻面盆來！』只聽得一片喊聲，笑聲，夾着匆匆忙忙，跑來跑去的脚步聲。

雨漸漸小了，可是雷還是遠遠的響着，電還是緩緩的閃着，風還是颯颯的吹着。風吹來，窗上的溼紙，一抖一抖的動着。

雨完全止了，這時候風很涼，窗口很亮，屋瓦、樹葉，都洗得很明淨。一會兒，現出了青天白日。蟬又在樹上叫起來，表示歡迎；蜘蛛也出來修網，做它的建設事業了。

譯文

院中樹木，枝葉寂然不動；滿天黑雲，沈沈下墜。頃之，大風起矣，樹上鳴蟬，噤不發聲；蜘蛛亦蜷縮，由網中下垂而遁。

雷聲隆隆，由遠及近。電光愈閃愈急，雷聲亦愈近愈響。雨如銀色之箭，斜射而下。窗牖未閉，几案爲濕。沙沙之聲，陣陣擊於簷間、屋上。

室中處處作漏，『速取桶來！』『速取面盆來！』但聞一片叫呼譁笑之聲，雜以匆忙來往之足音而已。

雨漸止矣；雷聲猶隱約可聞，電光尙微閃，風猶颯然而吹。風至時，窗上濕紙，爲之顛顛而動。

雨全止矣。斯時風最涼爽，窗牖間復明。屋瓦樹葉，潔淨如洗。頃之，雲消日出，長天一碧，

樹上蟬聲復作，似表歡迎；蜘蛛亦出修其網，從事於建設事業矣。

一一 互助

假如有一個人，讓他獨自住在荒島中，那麼，他將怎樣呢？孤單寂寞不必說，就是那日常生活也過不了。譬如要耕種，誰來供給他犁、耙？要紡織，誰來供給他棉、麻？要蓋屋，誰來供給他瓦？他只能採些野果來吃，掬些冷水來喝，打個地洞去睡，像野獸似的生活着。

若是他回到人羣中來呢，只要他用勞力幫助大眾，大眾便會給他種種報酬：他要吃，有現成的米、麪、菜、肉；他要穿，有現成的衣裳、鞋、襪；他要居住，有房屋；他要出行，有舟、車；他要娛樂，有劇場、公園、圖書館、博物院以及其他種種的公共設備。爲甚麼能設這樣便利呢？這就是互助的好處。

能設互助，才能設有建設。譬如我種田，你織布，他蓋屋；更有許多人，開礦、燒窯、植樹、捕魚、築路、搭橋、製造舟車、研究醫藥、擔任教育、管理治安。大家分工合作，得到了共同的便利，也就成功了偉大的建設了。

譯文

設有一人，使之獨處荒島中，則將如之何？孤單寂寞姑不之論，即日常生活亦無可支持。譬若欲耕種，孰予以犁？耙？欲紡織，孰予以棉、麻？欲造屋，孰予以瓦？彼僅能採食野果，掬飲清泉，穴地而眠，度野獸之生活而已。

一旦彼復歸人羣之中，則僅須以勞力助衆人，衆人即予以種種之報酬：彼欲食，有現成之米、麪；欲衣，有現成之衣服、鞋、襪；欲居住，有房屋；欲出行，有舟、車；欲娛樂，有劇場、公園、圖書館、博物院以及其他種種之公共設備。何便利一至此乎？蓋即互助之益也。

能互助，始能有建設。譬若我耕田，汝織布，彼建屋；更有人焉，開礦、燒窯、植樹、捕魚、築路、造橋、製造舟車、研究醫藥、擔任教育、管理治安。分工合作，以獲得共同之便利，而偉大之建設遂亦告成。

三 給母親的信

親愛的母親：

我進校已經三天了。這三天裏，我沒有一天不想着您。我臨走的時候，您曾經這樣說：「彭兒，我本捨不得叫你遠離膝下，無奈本鄉沒有高級小學，并且你的年齡也大了，得出去見見世面。城裏是一個更廣大的世界，那邊有許多新事物，等着你去閱歷呢！」這一番話，我牢牢記着；但是爲了求學，竟使我離開親愛的母親，心裏總不免難過。

母親，我現在是孤零零的了。許多小朋友，他們雖然待我很好，可是一時之間，總覺得有點陌生。好在今天有個老同學，也升學到這裏來了。我們一見面，真是說不出的快活。母親，您猜是誰？就是七月裏您給他吃西瓜的啓明呀！

校中功課，似乎比初級繁難，幸而老師們都很慈祥親切，除了授課和指導作業外，又顧到我們的飲食起居。昨天傍晚，忽然刮大風，張老師拉着我的手說：「冷咯，快去穿衣！」我聽了，以爲是母親在說呢！

我們校裏，有一個很大的學校園，栽種着各種花木。母親，您最喜歡的鳳仙花，這裏有一株紅白相間的，竟長得和我一般高。這裏還有一隻花白的老貓，帶着小貓，在花叢裏遊

戲。可惜它不能像我家的小花，會躲在母親懷裏，豎起耳朵，聽我讀書。小花怪可憐的，母親，請您告訴小妹妹，不要捉弄它。

父親出門去，現在回家沒有？近來大哥有信嗎？

祝您快樂健康，並問小妹妹安好！

您的愛兒友彰。
月日
第一號

譯文

母親大人：

兒到校已三日。孺慕之私，無時或已。當叩別時，大人曾諭兒曰：『余本不忍汝之遠離，奈本鄉無高級小學，且汝年齡已長，宜出外經歷世事。城中爲一更廣大之世界，其地有衆多之新事物，正待汝之閱歷。此番訓言，兒將牢記勿忘；但爲求學之故，竟使兒遠離膝前，中心不免懸懸耳。』

兒今離母，倍感孤零。諸同學雖待兒頗厚，但相交伊始，總覺生疏。幸今日有一舊同學

亦升學至此。相見時，愉快至不可言喻。母乎！試猜伊爲誰？蓋即初秋時大人食以西瓜之啓明也。

校中功課，似較初級繁難，幸各師長均慈祥親切，除授課與指導作業外，並顧及兒等之飲食起居。昨日傍晚，天忽大風，張先生執兒手謂曰：『汝寒矣，速往添衣！』兒聞之，覺其亦如吾母之喚兒也！

我校有一極大之校園，栽植各種花木。大人最愛之鳳仙花，此處亦有一株，紅白相間，高與兒齊。猶有花白母貓一，常攜幼貓，遊戲花叢中。惜不能如吾家之小花，藏於吾母懷中，聳其雙耳，以聽兒之讀書也。小花甚可愛，懇大人切囑小妹，勿玩弄之。

父親出門後，今已回家否？大哥近日有消息否？

敬請金安，並問小妹安好！

兒友彰謹稟。
第一號

月日

四 父親的來信

「彭兒：

我此次出門一個月，到上星期六才回家。

你第一號的來信，昨天已經接到。你說校中功課繁難，我從前常常對你講過：『一個人無論求學做事，第一要不怕難；』你只要肯留心去探尋，自可打破難關，漸入佳境。記得你七歲那一年的夏天，我帶你到小溪中去洗腳，當時你見了碧清的水，竟怕得不敢伸下腳去；後來你忽然看到水裏的小魚，你就不知不覺下水去捉魚，並且還檢了許多玲瓏的小石子回來。你從那次以後，就常到溪裏去遊戲，不是「習以爲常」了嗎？

你又說，和城裏的小朋友們，覺得有點陌生。但是我以爲，在孩子們的世界，應該只有「親熱」沒有「陌生」；只有「真心」沒有「虛僞」；所以我希望你，以後要常常用你的真心，用你的親熱的態度，去和你的小朋友們交際。

下星期日，我預備進城來看你，並且將你母親新做好的夾衣，帶來給你。
望你努力！

你的父親。
月 日

譯文

彰兒：

余此次出門凡一月，至上星期六始歸。

汝之第一號來信，已於昨日收到。汝云校中功課繁難，憶余前曾爲汝言之：『吾人無論求學作事，第一須不畏難。』汝僅須注意探求，自可打破難關，漸入佳境。憶汝七歲時之夏日，余挈汝至小溪中濯足，其時汝見水色澄清，竟畏縮而足不敢入水；後忽見水中之小魚，汝乃於不自覺中下水捕捉，且檢得無數玲瓏小石以歸。自此以後，汝即時往溪邊遊戲，而習以爲常矣。

汝又云與城中諸同學略感生疏，但余以爲在兒童之世界中，宜僅有「親熱」而無「生疏」；僅有「天真」而無「虛僞」；故余冀汝此後當常用汝之天真，用汝之親熱態度，與汝之同學交往也。

下星期日，余將入城視汝，且將汝母新製之夾衣攜以予汝。

望汝努力!

父字。月 日

五 兩弟兄

兩弟兄，已經分居，可是同耕着一塊田；稻熟了，兩弟兄割了稻，平均分配，每人一半，挑回家裏。

晚上，弟弟一想：哥哥已經結了婚，並且已經有了兩個兒女，分得那幾擔稻，怕不夠吃。他便趁夜深人靜的時候，暗地裏挑了幾擔稻，送到哥哥那邊。

那晚上，哥哥也對嫂嫂道：『弟弟年輕，而且獨自過活，沒有人幫他做工，他實在很苦。我們這裏的稻，應得挑幾擔給他。』說罷，他也暗地裏挑了幾擔稻，送到弟弟那邊。

第二天早上，兩兄弟出去工作的時候，看見自己門前的稻，都是不增不加，和昨天一樣多，心裏都很納罕。到了晚上，兩人仍舊把昨晚做的事，重做一遍。到第三天早上，他們出去，各看見門前的稻，還是不增不減，他們也不管，晚上還是照舊做。第四天，第五天，天天這

樣做；可是門前的稻，天天總是老樣兒，不增不減，他們倆都覺得莫名其妙了。

第六天晚上，還是照舊做，這一次可巧了，他們倆恰好不先不後，在半路上碰着，問明原委，幾天來的悶葫蘆，這才打破。於是兩弟兄你抱着我，我抱着你，快活得流出眼淚來。

譯文

有兄弟二人，已分居，但同耕一田，稻熟矣，二人割稻均分，各負其半以歸。

及晚，弟偶思兄已婚，且有子女二人，所分之稻，恐不敷食用。遂乘夜深人靜之際，暗中負稻數擔，送至兄處。

是晚，兄亦謂嫂曰：『弟年輕獨居，無人助之操作，勞苦極矣。我等所有之稻，宜負數擔予之。』語畢，亦於暗中負稻數擔，送至弟處。

明日晨，二人出外操作，各見門外之稻，其量與昨日無異，心怪之。及晚，二人重演昨晚所爲之事。至第三日晨，彼等皆出，各見門外有稻，仍如昨日，遂亦置之。及晚，依舊爲之。第四日，第五日，仍復如是；門外之稻，一如其舊，數量亦無增減，彼等均莫知其所以也。

第六日晚，依舊爲之。但此次頗巧，二人適不先不後，相遇途中。原委既明，幾日來之悶葫蘆始爲之破。於是二人相互擁抱，歡樂之極，至於流淚。

六 愛國商人

秦國是大國，鄭國是小國。有一次，秦國暗地裏派兵偷攻鄭國；他的用意，無非是趁鄭國沒有防備，打他一個措手不及。

這時候，鄭國有一個商人，名叫弦高。他帶了十多頭牛，要到洛陽去趕市，正在半路上，恰巧碰着大隊的秦兵開來。他一看，這是來打鄭國的，但是單身一人，怎能抵抗他們，忽然心生一計：一面派人急報本國，叫政府趕快準備；一面故意敷衍秦軍，將自己的商品四張牛皮、十二頭牛，送給他們，並且虛聲恫嚇，對秦將孟明說：『貴國軍隊要到敵國來，敵國早已知道，而且預備歡迎你們。現在特地叫我將這些東西獻上，作爲犒賞貴國軍隊之用。』孟明聽了，以爲鄭國已有防備，只得下令退兵。一番戰禍，就此消滅。

照這樁故事看來，弦高的足智多謀，不必說了。向來說：「商人愛財如命，」弦高獨不

然，他竟能穀犧牲自己的財貨，來保全國家，真是一個愛國商人。

譯文

秦爲大國，鄭爲小國。某日，秦遣兵襲鄭，蓋乘鄭無備，攻其不及措手也。

時鄭有商人名弦高，攜牛十餘頭，往洛陽市焉。中途遇秦兵大至，彼知秦兵爲襲鄭而來，但孤身不能與抗，亟陰使人報鄭速爲之備，而陽與之周旋，貽以牛皮四，牛十二，謂秦將孟明曰：『貴軍下臨敵國，敵國已知之，極表歡迎。今特命高獻此微物，先爲之犒。』孟明聞之，以爲鄭已有備，遂下令退兵。

由是觀之，弦高之足智多謀，固不待言。諺云：『商人嗜利若命，』弦高獨不然，彼竟能捨一己之財貨，以保國家，真愛國商人也。

七 越王復仇

越國的國王句踐，被吳國殺得大敗，沒有辦法，他只得投降吳國，慢慢的想方法來復

仇。

句踐就親身到了吳國，在吳王夫差的身邊，卑躬屈節，小心伺候了三年；吳王也心軟了，才饒恕了他，放他回來。句踐回到越國，一面好好的撫養百姓，訓練軍隊，盡力於「生聚教訓」；一面認定在這國難的當兒，應該處處不忘一個「苦」字，他自己親身種田，他的夫人親自織布，吃得很苦，穿得很苦，住得也很苦，一切都與百姓同苦。句踐又將苦膽懸掛在自己的坐位旁邊，有時嘗嘗苦膽滋味，作爲他的一種警戒。

句踐時時刻刻，要想興兵復仇，但是沒有機會，也是枉然，他只得忍耐着。他這樣的「苦」了十多年，「忍」了十多年，好了，機會到了！這時候，吳王帶了精兵，到黃池地方，和各國諸侯相會，在那裏耀武揚威；國內留守的，都是些老弱殘兵。句踐趁此機會，便帶了平日訓練好的四萬九千精兵，去打吳國，吳王的太子戰敗陣亡，吳國的銳氣大挫。過了幾年，句踐再領兵去打吳國，吳王夫差戰敗自殺；於是吳國被句踐滅掉，越國復強。

照這樁故事看來，國難的時候，第一要能「苦」，尤其要能「忍」。

譯文

越王句踐爲吳所敗，不得已，降吳，而徐圖恢復之計。

句踐躬往吳，謹事吳王夫差，卑躬屈節者三年；吳王意不忍，始赦之，縱之歸。句踐回越，撫民練軍，盡力于「生聚教訓」；又以在國難時期，應隨處不忘一「苦」字，王躬耕，夫人亦親織，食儉，衣簡，居陋，與民同苦。句踐又懸膽座旁，時嘗其味，用以自警。

句踐時欲復仇，但無可乘之機，惟有暫時忍耐。茹苦忍辱者十餘年，而時機至。時吳王率其精兵，會諸侯於黃池，耀武揚威；國中留守者悉老弱殘兵。句踐乘機興兵，率衆四萬九千攻吳，吳太子敗亡，銳氣大挫。數年後，句踐再攻吳，夫差戰敗自殺；於是吳亡於越，而越復強。

由此觀之，當國難之際，首須能「茹苦」，尤須能「忍辱」也。

八 禿的梧桐（節自蘇梅《我們的秋天》）

『這株梧桐，怕再也難得活了！』

人們走過禿梧桐下，總是這樣惋惜的說。

這株梧桐，本來很茂盛，不幸園裏螞蟻過多，梧桐的枝幹，爲蟻所蝕，漸漸的不牢固了。一夜雷雨，便將它的上半截劈折，只剩下一根二丈多高的樹身，亭亭的立着。

春天到來，樹身上居然透出許多綠葉，團團附着樹端，看去好像一棵櫻欄樹。

誰說這株梧桐，不會再活呢？現在長了新葉，或者更會長出新枝，不久定可以和從前一樣茂盛了。

陣風過，葉兒又被劈下來，拾起一看，葉蒂已嚼斷了三分之二——又是螞蟻幹的好事。哦！可惡！

但勇敢的梧桐，並不因此挫了它的志氣。

螞蟻又來了，風又起了，好容易長得掌大的葉兒又飄去了，但它不管，仍然發新芽，吐新葉，整整的忙了一個春天，又整整的忙了一個夏天。

秋天以後，園裏另外的一株梧桐，葉兒已飛去大半；禿的梧桐，自然更是一無所有，只

有亭亭如青玉的幹，兀立在慘淡的斜陽中。

『這株梧桐，怕再也不得活了！』

但是，我知道有落在土裏的桐子。

譯文

『此桐恐難再生矣！』

人過禿梧桐下，必作如是惋惜之語。

此桐昔頗茂盛，不幸園中多蟻，其枝幹爲蟻所蝕，漸見苦窳。一宵雷雨，卽劈折其上幹，僅賸一高逾二丈之樹身，亭亭而立。

春至，樹身透生綠葉甚多，團團附於樹端，遠觀之，似一椶櫚樹然。

孰云此桐不能復生耶！今旣長新葉，或將更長新枝，不久必能若昔時之茂盛也。

風過時，葉又被吹劈下，拾視之，葉蒂固早已嚙斷三之二——此又蟻之所爲也。噫！可惡哉！

但此勇敢之梧桐，並不因此而挫其志氣。

蟻又至矣，風又起矣，幾經艱苦方能長大如手掌之葉，又爲所飄落，但彼不顧，仍發新芽，吐新葉，整個之春日，於忙中度過，夏日亦然。

秋日以後，園中另有一桐，葉已半落，秃桐自更一無所有，僅賸亭亭如青玉之幹，兀立於斜陽慘淡之中。

『此桐恐不能再生矣！』

但余知猶有墮於土中之桐子在也。

九 菊花

花園的東面，有一帶籬笆，籬笆旁邊，有幾十株菊花，枝葉零亂，好像野草一般的生着。那花園裏面，本有無數名花，從春到夏，從夏到秋，一時一時不斷的開着。人們只對着名花欣賞，誰也不向籬笆旁邊望一望。

秋深了，菊花擡頭了。西風瑟瑟的吹着，濃霜厚厚的罩着，這幾十株菊花，卻不約而同，

打疊精神，預備和風霜決一死戰。它們好像也知道要保全種類，非打破一切難關，自覓生路不可。好！「有志者事竟成，」西風失了權威，濃霜失了暴力，那菊花竟一大朵一大朵的開起來了。

這時候，花園裏的甚麼棠呀，杏呀，李呀，桃呀，牡丹呀，芍藥呀，這些經不起風霜，受不起熬鍊的東西，早已逃避一空，連影蹤兒都找不着。只有那籬笆旁邊，紅的、白的、紫的、黃的，五顏六色，熱鬧異常。人們都來欣賞菊花，連那一帶籬笆，也增了不少光彩。

譯文

園東有長籬一帶，籬邊植菊數十株，枝葉零亂，與野草相似。園中本有名花無數，由春及夏，由夏及秋，按時遞放。人僅知欣賞名花，孰肯向籬旁一顧者？

秋深矣，菊昂首矣。西風瑟瑟而吹，濃霜厚罩，此數十株之菊花，不約而同，振起精神，待與風霜決一死戰。彼等似亦知欲保全種類，非打破一切難關，自覓生路不可也。果然！「有志者事竟成，」西風失其權威，濃霜亦失其暴力，而菊花竟朵朵大放矣。

是時，園中之棠、杏、桃、李、牡丹、芍藥等不耐風霜難經熬鍊之物，皆已避匿一空，杳無蹤影。獨彼籬邊之菊，紅、白、紫、黃，爭妍鬪麗，熱鬧異常。人皆蒞臨欣賞之，即彼一帶長籬，亦爲增光不少也。

一〇 國慶日的記事(上)

國慶日到了。

我一早起來，幫着父親，在我家大門口掛起國旗，又掛了四盞「國慶紀念」的紅綠燈籠。姊姊和妹妹，也在客廳裏插花、結綵，掛萬國旗；因爲今天大家都休息，一定有許多親戚朋友們到我家來的。

上午八點鐘，我上學校去，預備和同學一齊去參加慶祝大會。但見沿路的住宅和店鋪，家家懸旗，戶戶掛燈；大路上并且高高的搭起一座彩牌坊，上面嵌着「普天同慶」四個大字。我想，今天全中國到處都是這樣，到處都國旗飄揚，萬民歡騰，真可以說是「普天同慶」了。

快到學校了，學校門前，也早已懸旗結綵，並且有兩行紅綠燈籠，從大門口一直掛到禮堂上，遠望過去，氣象很是莊嚴進校之後，看見先生們、同學們，都興高采烈，一同做着紙旗子，有的在紙上寫祝辭；有的把寫好的紙，黏到竹棒上去。還有校工金福，也正在把校旗套到旗桿上去。我曉得這是預備參加慶祝大會用的。

譯文

國慶日至矣。

余黎明即起，助余父於門外懸國旗，又懸「國慶紀念」紅綠燈四。余姊及余妹，亦於客廳中插花、結綵，懸萬國旗；蓋今日大眾皆休假，必有親友過訪也。

上午八時，余往學校，擬與諸學友同往參加慶祝大會。但見沿路住宅店鋪，家家懸旗掛燈；大路上且高搭五彩牌坊，上嵌「普天同慶」四大字。余思今日全國無處不若是，無處不國旗飄揚，萬民歡騰，真可謂「普天同慶」矣。

將及學校，見校門外亦已懸燈結綵，由大門直至禮堂，又懸有紅綠燈兩行，遙望之，氣

象殊莊嚴。入內，見師長同學，皆興高采烈，同製紙旗，或於紙上寫祝辭，或將已書之紙貼於竹竿。猶有校工金福，亦正將校旗套於旗桿。余知此皆爲參加慶祝大會之用者也。

一一 國慶日的記事（下）

八點半，鈴聲一響，我們就到操場上排隊。校長吳先生說：『此刻，我們要到公共體育場去參加縣民慶祝大會了。我們在會場上，大家要注意禮節，注意秩序！』接着，他把慶祝大會的儀式，說了一個大概，我們就出發了。校旗前導，各人手裏也都拿着紙旗子，加以精神飽滿，行列整齊，很引起旁觀者的贊美。

到了公共體育場，各團體、各學校，到的已經不少；到會民衆尤其多，有男，有女，有老，有小，有本城人，也有一早就趕到城裏來的鄉下人。總計人數，大約有二三千人，真個人山人海，熱鬧非常。

九時正，由縣長舉行升旗禮，全場民衆，個個都脫帽肅立，仰觀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冉冉上升；同時，軍樂隊也奏軍中的得勝曲，調子又雄壯，又激越，使我們追憶過去革命的勝

利，追憶過去爲革命而犧牲的戰士。等到國旗一升到旗桿頂上，全場的人，便不約而同的，發出轟雷似的一陣拍掌聲。

登臺演說的，各界的人都有；我的父親，我們的校長，也都上去演說。我雖然站得很遠，但也約略可以聽到。

最後，大家三呼『中華民國萬歲。』

散會之後，我們先回到校裏，才散了隊，各自歸家。

譯文

八時半，鈴聲作，我等卽至操場排隊。校長吳先生曰：『斯時我等將往公共體育場參加縣民慶祝大會。在會場之上，大眾應注意禮節，注意秩序！』續又將慶祝大會之儀式略作說明，大隊遂出發。校旗前導，諸人各手持紙旗，加以精神飽滿，行列整齊，頗爲旁人所贊美。

至公共體育場，團體、學校之已到者甚多；到會民衆尤多，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本城

人，亦有清晨入城之鄉人。總計人數，約有二三千，真似人山人海，熱鬧異常。

九時正，由縣長舉行升旗典禮，全場民衆，均脫帽肅立，仰觀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冉冉上升；同時，軍樂隊亦奏軍中之得勝曲，聲調雄壯激越，使我等憶及過去革命之勝利，並憶及過去爲革命而犧牲之戰士。及國旗升至桿頂，全場之人，卽不約而同，發出似轟雷之拍掌聲。

登臺演說之人，各界皆有之；余父及本校校長亦與焉。余雖遠立，然亦隱約可聞也。

最後，羣呼『中華民國萬歲』者三。

散會後，我等先回學校，然後散隊歸家。

一一一 日記一則

十月二十一日 星期一

天氣 細雨濛濛。最高溫度，華氏六十度。

感想 同級朱友彰君，家在離城十里的鄉下，因爲來往不便，一向寄宿校中。他很勤學，從

來沒有請過假。昨日因為家中有喜事，出城回鄉。今天早上，他到校的時候，紀念週已經做完。級任潘老師問他爲甚麼遲到，他說：『老師，請您原諒。昨晚，我家設宴請客，睡得遲一點。今天早上，七點半起身，吃過早飯，急急忙忙，趕進城來，本來是應該趕得上的。誰知天氣陰雨，道路泥濘，一個鐘頭走不到五里路，所以遲到了。』我想，衣食住行，是人生四大要件，交通不便，對於我們小學生的求學，也有這樣大的妨礙。本縣的縣道，應得趕快修築才好。

校中功課 社會科講中國的水利，才知道除長江、黃河以外，中國還有這許多大河。自然科講嗜好品，據書中說，嗜好品大都是有害的。好在我的父親、母親，都不會吸煙，不會喝酒。音樂科唱報國仇歌。全首歌詞都很雄壯，我最愛『聽戰馬叫，看旌旗飄，我和祖國別了；別了，別了，我趕快抽出我的寶刀！』這幾句。

家庭工作 晚飯後，復習社會，自然，把應做的問題做了。洗手帕一方。替父親整理書桌。偶然在一疊畫片中，翻得我六年前的照相，非常肥胖有趣，和現在的我，大不相同。

譯文

十月二十一日 星期一

天氣 細雨濛濛。最高溫度，華氏六十度。

感想 同級朱友彰君，家在離城十里之鄉間，因來往不便，寄宿校中。君素勤學，從不缺席。

昨因家有喜事，出城回鄉。今晨到校，紀念週已完畢。級任潘先生問其遲到之原因，君曰：『請先生諒之。昨宵我家宴客，睡稍遲。今晨七時半起身，早餐畢，急入城，本可趕及。孰知天雨路溼，行一小時不及五里，故遲至矣。』余思衣食住行，爲人生四大要件，交通不便，對於我等小學生之求學，亦有若是之妨礙。本縣之縣道，亟應從速修築之也。

校中功課 社會科授中國之水利，始知除長江、黃河外，中國尚有若是其多之大河。自然科授嗜好品。據書中云：嗜好品大都有害。深幸我父、我母，皆不吸煙，不飲酒。音樂科唱報國仇歌。全首歌詞均甚雄壯，余最愛『聽戰馬叫，看旌旗飄，我和祖國別了，別了，別了，我趕快抽出我的寶刀！』數句。

家庭工作 晚飯後，複習社會，自然，將應作之問題作訖。洗手帕一方，爲我父整理書桌。偶在一疊畫片中，檢得余六年前之照相，非常肥胖有趣，與今日之我，大不相同。

一三三 起頭難(上)

老師說：『今天作文，不出題目；你們見到甚麼，就寫甚麼。』一個學生說：『我今天在路上看見狗打架。』老師說：『好！你就把狗打架的事情做一篇記。』

學生寫道：『狗看見肉，大家想吃，吃不成，打起架來了；後來勝的狗吃肉，敗的狗沒得吃。』

老師說：『不錯。第一段想吃肉，是原因；第二段打架，是事實的經過；第三段勝的吃肉，是結果。這篇文章格局已經成立；可是內容欠充實些，還得修改一下。』

『第一段原因，是全篇文章的根源所在，必須敘得明白，說得正確。我想「狗看見肉，」不如改爲「兩隻狗看見一塊肉。」因爲不說明是兩隻狗，那麼也許是一隻狗，「大家」兩個字便不正確了；不說明是一塊肉，那麼也許是無數塊肉，大家儘有得吃，「吃不

成」三個字便不正確了。這樣一來，那打架的原因，豈不是不成立了嗎？

『還有一層，只說「看見肉」也嫌籠統。狗所見的肉，究在何處呢？我想，應得加以說明，改爲「看見地上有一塊肉」不然，這塊肉也許在人手中拿着，也許在高處掛着，兩隻狗雖然大家想吃，那能成爲打架的原因呢？』

譯文

先生曰：『今日作文不出題；汝等各就所見書之。』一生曰：『余今日在途見犬鬪。』先生曰：『甚佳！汝試作犬鬪記一篇可也。』

學生書曰：『犬見肉，皆思食之；不得食，即起鬪；終乃勝者食肉，敗者不得食。』

先生曰：『然。第一段思食肉，爲原因。第二段鬪，爲事實之經過。第三段勝者食肉，爲結果。此文佈局已成，但內容未充實，尙須修改之也。』

『第一段原因，爲全篇文章之根源所在，必須敘述明白，解說正確。余以爲「犬見肉」不若改爲「二犬見一肉」。因不說明爲二犬，則或爲一犬，「皆」字即不正確矣。不

說明爲一肉，則或爲無數之肉，二犬儘可分嘗，「不得食」三字卽不正確矣。如是，其鬩鬪之因，豈非不能成立乎？

『再者，僅云「見肉」，亦嫌籠統。犬所見之肉，究在何處？余以爲應加說明，可改爲「見地上有一肉」，不然，此肉或持於人手，或懸於高處，二犬雖皆思食之，何能成爲鬩鬪之因耶？』

一四 起頭難（下）

學生說：『第一段的道理，我明白了。請問第二段、第三段，應該怎樣？』

老師說：『第二段「打起架來了」，第三段「勝的狗吃肉，敗的狗沒得吃」，錯雖然不錯，可是不得勁。要得勁，須得將兩隻狗分說，這還須得在第一段中交代明白。因爲第一段中只說是「狗」，固然太籠統；只說是「兩隻狗」，也仍嫌太籠統。應得先將兩隻狗定下名稱，如其狗的顏色不同，應改爲「一隻黃狗和一隻黑狗」；如其狗的顏色相同，應改爲「甲乙兩隻黃狗」，或「甲乙兩隻黑狗」，都可以。

『現在狗的名稱假定爲黃狗黑狗，那麼第二段可以寫成「黃狗如何撲過去，黑狗如何撲過來。」黃狗如何猛咬，黑狗如何還咬。」例如「黑狗的左耳，被黃狗咬得皮破血流；黃狗的鼻子，也被黑狗咬傷。」黃狗愈鬪愈狠，黑狗漸漸抵禦不住。」這些事實的經過，便一層一層寫得詳細細了。

『照這個例，第三段可以寫成「黑狗咬不過黃狗，」黃狗便戰勝黑狗。」黑狗只得捨去了地上的肉，垂着尾巴，轉身逃走；黃狗追上幾步，狂吠幾聲，回轉來蹲下身子，將肉銜在嘴裏，揚揚得意的嚼着。」連結果也寫得詳細細了。

『由此看來，第二段、第三段要寫得起勁，總須將第一段的原因敘得明白，說得正確。可見世界上的事總是起頭最難；作文也是起頭難呀！』

譯文

學生曰：『第一段之理，生已喻矣。敢問第二段、第三段應如何？』

先生曰：『第二段「即起鬪鬪，」第三段「勝者食肉，敗者不得食，」雖不能謂爲有

誤，但語氣軟弱無力。欲出語有力，須將二犬分別說明，但此尚須於第一段中明白交代之。因第一段中但云「犬」固太籠統；但云「二犬」亦仍嫌籠統。應先將二犬賦以名稱，若狗之顏色不同，應改爲「一黃犬與一黑犬」；若狗色相同，應改爲「甲乙二黃犬」或「甲乙二黑犬」均可。

「今犬之名稱假定爲黃犬黑犬，則第二段可寫成「黃犬如何撲向黑犬，黑犬如何撲向黃犬」；黃犬如何猛嚙黑犬，黑犬如何還嚙黃犬。」例如「黑犬之左耳，爲黃犬所嚙，皮破血流；黃犬之鼻，亦爲黑犬所嚙傷」；「黃犬愈鬪愈狠，黑犬漸不能支」此種事實之經過，卽層層詳細寫明矣。

「據是例，則第三段可以寫成「黑犬不能敵黃犬，黃犬卽戰勝黑犬」；「黑犬惟有舍其地上之肉，垂尾轉身而遁；黃犬逐而前，狂吠數聲，卽返而銜肉，蹲伏地上，細嚼之，意揚揚也。」則結果亦詳細寫明矣。

「由此觀之，如欲第二段、第三段描寫有力，必須將第一段之原因敘述明白，解說正確。可見世間事，起首最難，作文亦如是也！」

一五 朝三暮四

從前宋國有個老丈，喜歡養猴子。他懂得猴子的性情，猴子也懂得他的言語。因為那時猴子叫做狙，所以大家對這個老丈就叫他狙公，彷彿就是猴子王的意思。

狙公家中，院子裏，客廳裏，寢室裏，跳進跳出的都是猴子。走進門，便見這許多猴子：有的飛簷，有的走壁，有的在地上打滾，有的在椅上打坐，有的在桌上翻筋斗，有的在樑上翻槓子，有的在樹枝上豎蜻蜓，有的在屋脊上疊羅漢。它們鬧得翻天覆地，狙公只是對着它們微笑。

可是這些猴子們也正難對付得很，尤其是給它們食糧的時候，常常爭多嫌少，吵得不可開交。有一天，新鮮栗子上市，狙公買了些栗子回來。但是把栗子一數，每隻猴子卻只有七個可分配。狙公預料猴子們又要爭多嫌少了，他便想了一個方法，把猴子們欺蒙一下。

到第二天早晨，分配栗子的時候，狙公對猴子們說道：『栗子來了，你們每隻猴子，現

在拿三個，晚上拿四個，怎樣？』猴子們聽了，大不高興，并且奇聲怪叫，彷彿嚷道：『不夠！不夠！』狙公說：『那麼，掉轉來，現在先拿四個，晚上再拿三個，怎樣？』猴子們一想，現在先有四個可拿，便高興了，大家圍着狙公，拿了栗子便吃。

一樣是七個栗子：朝三暮四，便不高興，朝四暮三，便高興。猴子真蠢啊！

譯文

昔宋國有老父，喜畜猴，能悉猴之性情；猴亦能解其言語。因其時名猴曰狙，故人皆稱老父爲狙公，彷彿猴王之意也。

狙公家之庭院、廳事、寢室中，距躍而出入者，皆猴也。入其門，則見羣猴或升於簷，或走於壁，或於地上作滾，或於椅上趺坐，或於桌上翻筋斗，或於樑上翻槓子，或於樹枝上豎蜻蜒，或於屋脊上疊羅漢，紛擾異常，狙公則對之作微笑。

但羣猴亦殊不易應付，尤當飼食之際，每爭多責少，喧嚷不休。一日，鮮栗上市，狙公購若干枚以歸，核其數，每猴僅得其七。狙公知羣猴之必爭也，思得一法以愚弄之。

次晨餉食之際，狙公謂羣猴曰：『粟至矣，爾等朝取其三，暮取其四，如何？』羣猴聞之，頗不悅，且作怪異之聲，似嫌其少。狙公曰：『若是則反之，朝取其四，暮取其三，如何？』羣猴自思，今將先得其四，則大悅，羣圍狙公，取粟而食。

粟數同也，朝三暮四則弗悅，朝四暮三則悅，猴誠愚矣哉！

一六 讀書必要明白牠的意思

這是國父孫中山先生少年時代的故事。

在孫先生的少年時代，中國還沒有學校，只有學塾，孫先生就在翠亨村的學塾裏讀書。

學塾裏沒有星期，也沒有紀念日。每天早上，孫先生拿了書包走進去，讀幾句三字經，寫幾個方字；回家吃了午飯，再拿書包走進去，還是讀幾句三字經，寫幾個方字。今天這樣，明天也是這樣？沒有體育和音樂，也沒有美術和勞作。進去儘是讀，儘是坐。

讀三字經的方法，是塾師唱一句，學生跟着念一句；塾師不講，學生也不問；只是糊糊

塗塗，無意識的讀着。孫先生覺悟到這一種讀書的方法，是不合理的，有一天，他站起來反對道：『老師，我一些不懂！儘是這樣唱，有甚麼意思呢？我讀它做甚麼呢？』

塾師愕然站起來，取了戒尺，在手中掂量，厲聲喝道：『甚麼！你背叛經訓嗎？』

『不，老師，我並不反對經訓。到這裏來，是要老師教我的。我一些不明白書中的意思，可否請老師講給我聽？』

塾師無言可答了。

以後，孫先生在塾中，不論讀甚麼書，總說：『這本書裏，一定有道理的，我要找它出來！』

譯文

此爲國父孫中山先生少時之故事。

孫先生少時，中國尙無學校，僅有私塾，孫先生即讀書於翠亨村之私塾中。私塾無星期，亦無紀念日。每日晨起，孫先生攜書囊入塾，讀三字經若干句，書正楷若

千字；歸家飯畢，復取書囊入塾，仍讀三字經若干句，書正楷若干字。今日如是，明日復如是，既無體育與音樂，亦無美術與勞作；既入塾，一味讀書，一味靜坐而已。

至三字經之讀法，乃塾師高唱，學生隨而和之；塾師不講解，學生亦不問，僅作無意識之誦讀。孫先生覺悟此種讀書方法之不合理，一日起立作責問曰：『師乎，書中所云，余毫無所知，如是唱讀，究有何益？余果何爲而讀之也？』

塾師愕然起立，手持戒尺作欲扑狀，厲聲呼曰：『惡！爾將背叛經訓乎？』

『否，先生，余不反對經訓。余來塾，本欲受先生之教。但余不明書中之理，請先生爲余講解之，可乎？』

塾師不能對。

自後孫先生在塾，無論讀何書，必曰：『書中必有理，余必探得之！』

一七 反對纏足

這也是孫中山先生少年時代的故事。

孫先生是天生的革命家，他少年時候，覺得有許多風俗習慣是不合理的，他努力要打破牠。

纏足，便是我國舊時的惡俗。孫先生的姊姊，也受這惡俗的摧殘，飽嘗種種痛苦。她的兩足，緊緊束縛着，血液的流通受了阻礙，肌肉發炎，神經刺痛，夜裏常常輾轉反側，呻吟呼喚到天明。

孫先生對於此事，不能再忍下去了。他走到母親面前，很誠懇的請求道：『媽媽，姊姊太痛苦了，不要再纏她的腳罷！』

母親搖搖頭說：『兒呀，你姊姊不忍受痛苦，她的腳怎會小呢？我們違背了社會上的風俗，不替你姊姊纏足，她長大了，要怪我們的。』

他聽了母親的話，又復抗議說：『好好一個人，把兩足毀傷，這是甚麼理由呢。』可是社會上的風俗，究竟比小孩子說的話有力量，他的母親，終於把他姊姊的腳纏小了。

譯譯

此亦爲孫中山先生少時之故事。

孫先生爲天生之革命家，當其少時，卽有感於若干風俗習慣之不合理，努力欲破除之。

纏足爲我國昔時惡俗之一。孫先生之姊，亦爲此惡俗所摧殘，備嘗痛苦。其雙足旣受緊縛，血液流通遂受阻礙，以致肌肉發炎，神經作痛，夜中每輾轉不眠，呻吟至於天明。

孫先生聞之，不復能忍，遂至母前作誠懇之請求曰：『母乎，姊痛苦極矣，曷不停止其纏裹乎！』

母搖首曰：『否，汝姊不受痛苦，足何能小？吾人如違反社會之習俗，不爲爾姊纏足，爾姊長大時，必將怨及吾輩也。』

彼聞母言，復作抗議曰：『一身體健全之人，必將二足毀傷，此何理耶？』但社會之習俗，究較兒童之言爲有力，其母終將其姊之足纏小而後已。

這也是孫中山先生少年時代的故事。

那時翠亨村中，有三家人家是蓄奴的。這種奴隸，自幼從他們父母那裏買來，替主人服役，做種種勞苦的工作；有了過失，主人便公然鞭打他們。

這種不合理的事情，大家都以為向來如此，並不反對；只有孫先生見了，非常怪異。他想，「人憑着甚麼道理，可以用別人做奴隸呢？父母有甚麼權利，可以出賣他們的子女呢？豈有小孩子生下來就應當做苦工的嗎？豈有小孩子生下來就應當受鞭打的嗎？」他便在村中大膽宣傳，反對這種奴隸制度。

「向來如此的事情，不一定是對的。」孫先生在少年時候，就懂得這個革命的根本原理。

譯文

此亦為孫中山先生少時之故事。

其時翠亨村中，有畜奴之家凡三。此種奴隸，自幼購自其父母處，為主人服役，作種種

苦工；偶有過，主人即公然鞭扑之。

此種不合理之事，衆皆以爲習俗如是，從不反對；孫先生見之，頗以爲異。彼以爲：『吾人據何理由，而可以他人爲奴隸耶？父母有何權利，而可以出賣其子女耶？安有小兒生而即應作苦工者乎？』安有小兒生而即應受鞭扑者乎？彼遂在村中大膽作宣傳，反對此種奴隸制度。

『習俗如是之事，未必皆是。』孫先生在少時，即已知此革命之根本原理。

一九 爲甚麼要檢查身體

一個晴朗的早晨，全級小朋友，正在衛生課中討論健康問題，王老師說：『明天下午，醫師要來校檢查體格，你們可把上期的檢查表帶來，以便比較。』

話猶未了，一位插班的新同學李康發問道：『老師，還要檢查嗎？我們進校時，不是都檢查過了嗎？爲甚麼還要檢查？』

老師正待回答，忽然孫強舉手說：『我曉得，其中自有道理。』

老師用教鞭一指，孫強便站起來說道：『這是要考查我們身體發育的狀況。』

孫強講完了話，老師點點頭，一面又笑着問李康道：『你懂得這個意思嗎？』

李康搖搖頭說：『我還不很明白，請老師解釋。』

老師說：『我們的身體，好比機器，時時要謹防損壞。機器有點小毛病，修理很容易；倘使不去檢查，萬一出了一大毛病，豈不費事嗎？我們的身體，也是如此。有許多疾病，初起時往往自己不自覺，不容易發現它。有了定期檢查，便可以幫助我們預先發現，使我們可以預先防備。再者，小學生的身體，尚在繼續發育之中，有了定期檢查，更可以知道各人的身體，是否正當發達，有無特殊障礙，真有說不盡的好處。』

經老師這麼一解釋，李康說：『明白了，明白了。』

譯文

某日之晨，天氣晴朗，全級學生在衛生課中討論健康問題，王先生曰：『明日下午，醫師將來校檢查體格，爾等可將上期之檢查表帶來，以便比較。』

語未畢，一插班之新生李康問曰：『先生，我儕入校時，非已悉經檢查乎？何爲而復欲檢查之也？』

先生正欲作答，忽孫強舉手曰：『余知之，此中自有理也。』

先生以教鞭指之，孫強即起立曰：『蓋欲考查我儕身體發育之狀況也。』

孫強語畢，先生微點其首，又笑問李康曰：『爾知此意乎？』

李康搖首曰：『生尙未甚了然，請先生解釋之。』

先生曰：『吾人之身體，猶如機器，必時防其損壞。機器微損，修理甚易，然不檢查則不知；萬一由此而大損，不將更費事乎？人之身體亦然。有許多疾病，即起時每不自覺，故不易發現。如定期加以檢查，則可助吾人發現於先，使吾人知所預防。再則小學生之身體，尙在繼續發育之中，定期檢查之，更可知各人之身體，是否正常發達，有無特殊障礙，誠有無窮之益也。』

經先生如是作解釋，李康遂爲之恍然。

二〇 人體內的機器

人體內有許多巧妙的機器。

看見過風箱和煙囪嗎？風箱能將新鮮空氣吸入爐中，幫助爐火燃燒，發生熱力；煙囪能將爐中燃燒過的炭氣，送入空中，使它飛散。人體內的肺臟，也能吸入新鮮空氣，發生體溫；又能將醜醜的炭氣，從肺管呼出。肺臟不是像風箱和煙囪的裝置嗎？

看見過唧筒嗎？它能將筒內的水，很有力的壓出去，射得很遠。肺臟將不乾淨的血，經過新鮮空氣的燃燒，變乾淨了，就交給心臟；心臟就會將乾淨的血，壓入血管，周流全身，不和唧筒一樣嗎？

看見過石磨嗎？石磨能將整顆的豆，和了水，磨成很嫩的豆腐，供我們吃。人體內的胃臟，也能將我們吃下的食物，不論生熟，不論軟硬，都消化成粥糜，滋補身體，不是比石磨還要精巧得多嗎？

不但這些，人體內還有電線和自來水管呢！人身上不論何處，都痛癢相關，這種感覺，

全靠神經傳達，這不像電線嗎？血管能輸送血液，完成全身的循環作用，這不像自來水管嗎？

以上所說的這些機器，除了各有各的作用之外，還有一種聯絡的作用。全部聯絡起來，便構成了整個的生活機器，這不是更巧妙了嗎？

譯文

人體中有巧妙之機器甚多。

君曾見風箱與煙囪乎？風箱能將新鮮空氣吸入爐中，助爐火之燃燒，發生熱力；煙囪能將爐中曾經燃燒之炭氣，送入空中，使之飛散。人體中之肺臟，亦能吸入新鮮空氣，發生體溫；又能將污濁之炭氣，自肺管呼出。肺臟之裝置，不與風箱煙囪相似乎？

君曾見唧筒乎？彼能將筒中之水，用力壓出，射之甚遠。肺臟則將不潔之血，經新鮮空氣之燒燃，使之潔淨，輸入心臟；心臟即將潔淨之血，壓入血管，周流全身，非與唧筒相等乎？君曾見石磨乎？石磨能將整顆之豆，和以水，磨成絕嫩之豆腐，以供吾人食用。人體中

之胃臟亦能將吾人所食之物，不論生熟，軟硬，皆消化成粥糜，滋補身體，不較石磨尤精巧乎？

不但此也，人體中尚有電線與自來水管在焉！人身無論何處，皆痛癢相關，此種感覺，全恃神經傳達，非與電報相似乎？血管能輸送血液，完成全身之循環作用，非與自來水管相似乎？

以上所言之機器，除各有其作用外，尚有一種聯絡之作用。全部聯絡之，即構成整個之生活機器，此非尤巧妙者乎？

二二 湯池

黃山的湯池，在紫雲峯麓，長約十二尺，廣約六尺餘，是個著名的溫泉。池底布滿淡紅色細砂，水從砂中一縷一縷冒出來，好像一串一串的珍珠。

溫泉洗浴，是很有益於衛生的，我就脫去衣服，到池裏去試試看。起初覺得熱不可耐，一會兒便很舒服了。池的後壁，有一線冷水，從石罅中流到池裏，能敷減低水的溫度，使它

不致過熱。池角有個小口，是冷水的出路，我伸腳去一試，覺得很冷。同是一樣的水，池內池外，冷熱便各不同，可謂奇極了。

在池內停了二十分鐘，我覺得身體上、精神上，增加了無限的愉快，連來時走路的辛苦，也都忘了。我想國內各大都會，都有很考究的浴室，供人洗浴，其實那裏比得上這湯池的自然爽快呢！

第二日起身以後，我又帶了寒暑表和手巾，去到池邊盥洗，順便再探探池水的熱度。試驗的結果，攝氏表在空氣中是二十度半，入水後便升到四十一度，恰好增加了一倍。那麼這溫泉叫做湯池，也可謂名副其實了。

譯文

黃山之湯池，在紫雲峯麓，長約十二尺，廣約六尺餘，爲一著名之溫泉。池底滿布淡紅色之細砂，水從砂中縷縷冒出，似串串之珍珠。

溫泉洗浴，頗有益於衛生。余去衣就池試之，初覺熱不可耐，移時即泰然。池之後壁，有

冷泉一線，自石隙流入池中，能減低水溫，俾不至過熱。池角有小口，爲冷泉之出路。余伸足試之，甚寒。同一水也，池內外冷熱即各不同，可謂奇極矣。

留池中約二十分鐘，即覺身體精神，增無限之愉快，並來時行路之疲勞而忘之。余思國中各大都會，皆有精美之浴室，供人洗浴；實則何能及此湯池之自然爽快也！

明晨起身後，余復攜寒暑表及巾，至池旁盥洗，乘此再一探池水之溫度。試驗之結果，攝氏表在空氣中爲二十度半，入水後即升至四十一度，恰增一倍。則此溫泉名爲湯池，可謂名副其實矣。

一二一 從廣州寄來的一封信

兆華學兄：

自上海話別以後，即從家兄登輪，一路風平浪靜；只有經過臺灣海峽的時候，浪頭很大，有點顛簸。第三日晚，妹正在艙中看書消遣，忽聞船客歡呼『香港到了』。妹當即跑上甲板，遠遠望見一座燈山，上上下下，裝點得十分燦爛，好似一頂花冠，閃爍在大黑暗中；要

沒有水中倒影，竟看不出它是在海中了。這夜就停泊在香港。次日下午，渡海乘廣九鐵路車，到了廣州城，就住在家兄處。

翌日，到長隄去遊覽，這是一條很熱鬧的市街。沿隄一帶，都是蟹戶的船，蟹戶本來是漁戶，他們以船爲家，那些船密密的排着，有兩三里路之長。他們從前是不許和普通平等的，不能享有一切公權。民國成立後，才實行廢除這種惡例，和普通入一律平等。他們賣的魚生粥，妹也曾經嘗過，風味倒還不惡。

第三天，家嫂帶我遊六榕寺，這是嶺南的名勝，但沒有見到甚麼榕樹。我們到寺的時候，本是大好的晴天，不多時忽下一陣大雨，不到一分鐘又放晴光；我們正想回寓，剛走到寺門口，不料又是一陣大雨。總計不到一小時，這樣的忽晴忽雨，竟有四次之多，這種奇怪的氣象，恐怕別處不容易見到罷。今天是我到廣州的第四天了，應該給你一些報告。以後的情形，容當續行奉告。

佩文，於廣州。 月 日

譯文

兆華學兄：

在滬話別，即隨家兄登輪，一路風平浪靜；僅經臺灣海峽時，風浪甚大，船略顛簸。第三日晚，妹正在艙中閱書消遣，忽聞船客歡呼『香港至矣！』妹即上甲板，遠望之，有如燈山一座，上下光明燦爛；又似一花冠，閃爍於黑暗大地中；若無水中倒影，竟不辨其爲在海中矣。是晚即停泊香港。次日下午，渡海乘廣九路火車至廣州，即寓家兄處。

翌日，至長隄遊覽，其地爲一熱鬧之市街，沿隄一帶，皆爲蟹戶之船。蟹戶本爲漁戶，以船爲家，衆船鱗次櫛比，長至二三里。在昔時不許蟹戶與普通人平等，不能享有一切公權。民國成立，此惡例實行廢除，始得與普通人一律待遇。其所出售之魚生粥，妹曾嘗過，風味殊不惡也。

第三日，家嫂偕遊六榕寺。寺爲嶺南之名勝，但無榕樹可見。我等到寺時，本爲晴天，移時，忽下大雨，不及一分鐘，又放晴光；我等正擬回寓，甫及寺門，不意大雨又至。總計不及一小時，忽晴忽雨，竟有四次之多，此種奇怪之氣象，恐他處不易見也。今日爲妹來廣州之第四日，應有以奉聞。以後情形，容當續告。

佩文

自廣州寄 月 日

二二二 八達嶺遊記

星期日，我和幾個朋友約好了，往遊八達嶺。

我們從北平西直門外乘平綏鐵路火車，往北行，過了昌平縣，便遠遠望見左右都是高山，在車中只覺得那兩面的山，漸漸的向我們的前路合攏來，越合越攏，到了南口，合成了一座雄關，攔住了去路，這便是居庸下關。

下了居庸下關，前面的路，越走越逼窄，最逼窄的地方，好像最多只能容兩輛火車平行罷了。路的兩旁，全是陡絕的高山。這時火車頭也不在前面拖了，反在列車的後面推送；這是因爲那鐵路盤旋而上，越走越高的緣故。照這樣用車頭推送着，我們一路出了中關，穿過了兩個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山洞，又出了上關，到了八達嶺；長城高處，便在這八達嶺之巔。

車行到青龍橋站，我們下車，上了八達嶺。在八達嶺上，我們看見了向所未見的羊羣。羊的頭數，少說也有三五千。遠遠望去，只見一大片數不清楚的白點，密佈在山上，蠕蠕的

動着，中間站着一個手拿鞭子的牧人。羊，畢竟是馴良的動物；三五千頭羊，只消一人管着，便俯首帖耳的覓草吃；火車隆隆的經過，它們也只擡頭望一望，依舊很自在的吃草。

譯文

星期日，余與數友人，相約往遊八達嶺。

余等自北平西直門外乘平綏鐵路火車，北行，經昌平縣，即可望見兩旁皆高山，人在車中，覺兩山漸向前路攏合，愈合愈攏，推及南口，合爲雄關一座，攔阻去路，即居庸下關也。出居庸下關，前路愈行愈窄，最窄處似僅容兩火車並行。路旁皆陡絕之高山，斯時車頭亦易前挽而爲後推，因鐵路盤旋而上，愈行愈高故也。余等由車頭推送而出中關，穿過黑暗山洞二，皆伸手不見五指。又出上關，至八達嶺，長城高處，即在其巔。

車至青龍橋站，余等遂下車登嶺。嶺上所見，有余等向所未見之羊羣。其數至少當有三五千，遠望之，但見無數之白點一大片，密佈山上。蠕蠕而動，中立一持鞭之牧人。羊究爲馴良動物，三五千頭之衆，僅須一人牧之，即俯首帖耳，覓草而食；火車隆隆而過，亦僅仰首

一顧，復怡然自食矣。

二四 溫生才烈士

溫生才烈士，是廣東嘉應州人。他很不幸，六歲上就死了父親，家裏又窮，他便做小販度日。成年以後，又到南洋某地方去做工。他在南洋，聽人說起孫中山先生提倡革命，心裏非常嚮慕，有人介紹他去見孫先生，一見之後，烈士就決意獻身於革命。

辛亥年（民國紀元前一年）的春天，黃克強先生等奉孫先生的命令，圖謀在廣州起事；烈士得到消息，急急從南洋趕回廣州，預備參加義舉。他探知水師提督李準，擁着重兵，人又狡猾狠毒，黨人屢次起事，多失敗在他手裏。烈士便決意先殺死李準，除去這次大舉的障礙。他一個人秘密進行，天天挾了手槍，在要路上候李準出來。

三月十日，有人在城外演放飛機，廣州城裏的重要官員，都出城去看。烈士知道了，不禁眉飛色舞，說道：『今天，是時候了！』立刻趕到東門外，在大路邊一家茶館裏守着。

天快晚了，只聽得一片鳴鑼喝道的聲音，接着望見許多武裝的兵士，簇擁着一乘大

轎，漸漸自遠而近。烈士想，『這一定是李準了。』等到大轎到了面前，烈士便直衝過去，推開護轎的兵士，很敏捷的，一手攀住轎槓，一手拿出手槍，向轎裏就放。這當兒，護轎兵士都紛紛奔避，轎夫也去了轎子，落荒而逃；烈士從容向轎裏連放三槍，那知道仔細一看，原來打死的是清將軍孚琦，不是李準。

不幸，烈士到底被兵士和巡警捉住，押到兩廣總督衙門裏。總督張鳴岐，審問口供，烈士侃侃答道：『滿清無道，外患日急，都是你們這些貪官污吏釀成的。現在只殺了一個孚琦，固然無濟於事；但借此也可以使天下義士，都聞風起來，努力革命！此舉完全爲救我民族，並非孚琦和我有私仇，更沒有人主使我。』

十七日，烈士遇害，葬在紅花園。

譯文

溫生才烈士，爲廣東嘉應州人。生不逢辰，六齡即喪父。家貧，業小販度日。及成年，又至南洋某地作工。聞孫中山先生提倡革命，心嚮慕之；人或介見先生，一面之後，烈士即決志

獻身於革命。

辛亥（民國紀元前一年）之春，黃克強先生等奉孫先生命，謀於廣州起事，烈士聞訊，急由南洋回廣州，擬參與義舉。彼偵知水師提督李準，擁重兵，爲人狡狠，黨人屢次舉事，多爲所敗。烈士卽立志先死李準，以除此大舉之障礙。一人祕密進行，日挾手槍，候於要道，以俟李準之出。

三月十日，演習飛機於城外，廣州城中之重要官吏，皆出城參觀。烈士聞之，不禁色喜，曰：『此其時矣！』亟馳往東門外，伺於大道旁一茶肆中。

天將晚，忽聞一片鳴鑼喝道之聲，續見大隊武裝兵士，擁一大轎，由遠漸近。烈士自思：『此必李準也。』及大轎經其前，烈士卽奮勇前趨，推開護轎之兵士，一手疾攀轎槓，一手出手槍，直擬轎中。其時護轎之兵士，皆紛紛逃匿，轎夫亦棄轎而奔；烈士從容向轎中連擊三槍，及審視之，始知死者爲清將軍孚琦，非李準也。

烈士不幸終至爲軍警所獲，押至兩廣總督署。總督張鳴岐審訊之，烈士侃侃言曰：『滿清無道，外患日亟，皆爾輩貪官污吏所釀成。今僅殺一孚琦，固無濟於事，但藉是可使

天下義士，聞風興起，努力革命！此舉完全爲救我民族，非由李琦與余有私怨，更無人爲余之主使也。』

十七日，烈士遇害，葬於紅花岡。

二五 林冠慈烈士

林冠慈烈士，是廣東順德人，少年時務農爲業。一天，有個吏役，下鄉催完錢糧，倚勢敲詐鄉民，烈士一時憤極，要想殺死他，苦於手無寸鐵，便買了一把刀，藏於身邊，候他再來。

後來，烈士聽人說，俄國的虛無黨徒，常用炸彈行刺，他便想學製造炸彈的方法，並且以爲凡是西洋人，都知道這方法的。恰巧有個西洋牧師，到鄉間來傳教，烈士以爲他便是虛無黨中人，於是投身入了基督教；第二天，就請那牧師教他製造炸彈的方法；那牧師不能教他，反斥責他不安分，烈士大爲失望。

後來，烈士又知道孫中山先生一面行醫，一面創立革命黨，便隻身到香港去尋求。在街上見有賣藥的人，演說得非常動聽，烈士便以爲是革命黨人，很誠懇的向他請求入黨；

賣藥的恐怕得禍，連忙掩耳走避，烈士又大爲失望。

碰了兩次釘子，烈士雖不再逢人便問，但仍不灰心，在街頭路角，見有行動奇異的，就留心密察。「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烈士終究得了門路，加入革命黨所組織的暗殺團。

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廣州的大舉，又失敗在李準手裏，革命同志，都咬牙切齒，要殺死李準；烈士便自告奮勇，擔任了這件事。六月十九日，李準從水師公所進城，烈士聞訊，急急帶了炸彈，趕到要路上去守候。不多時，許多衛兵簇擁着李準的大轎來了。烈士立刻搶上幾步，覷準轎內，下死勁的將炸彈擲去，李準的腰雖然炸傷了，——可恨不死；烈士也中了衛兵的槍彈，——可惜竟死了！

後來他的遺骸，也葬在紅花岡。

譯文

林冠慈烈士，爲廣東之順德人，少務農。一日，有吏下鄉催課，藉勢敲詐鄉民，烈士大憤，

欲殺之，苦無寸鐵，即購一刀，藏諸身，以俟其復至。

後聞人言，俄國虛無黨人常以炸彈行刺，即思學習製造炸彈之法，且以爲凡西洋人皆知其法也。適有一西洋牧師，來鄉傳教，烈士以爲彼即虛無黨人，遂入教；次日，即請牧師教以製造炸彈之法，牧師不惟不能教之，反斥其不守本分，烈士乃大失望。

後烈士又聞孫中山先生開業行醫，並創立革命黨，即隻身至香港探之。街中逢有賣藥者，其演說頗動聽，烈士認爲即革命黨人，向之懇求入黨。其人懼得禍，急掩耳却走，烈士又大失所望。

歷此二次之挫折，烈士雖不復逢人即問，但不稍灰心；每遇街衢間有行跡詭異之人，即注意密察。「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烈士終乃得遂其志，加入革命黨所組織之暗殺團。

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廣州之大舉，又爲李準所敗。黨人大憤，必欲死之；烈士即自告奮勇，慨任其事。六月十九日，李準由水師公所入城，烈士聞之，急攜炸彈往伺於要道。頃之，大隊衛兵，擁李準大轎至。烈士亟趨而前，相準後奮力擲彈，李準雖傷腰，惜未死；烈士則爲衛

兵之槍彈所中，竟死焉！

其遺骸後亦葬於紅花岡。

二六 世界最大民族（上）

前天下午三點鐘，校中請了顧仲華先生演講，題目「是世界最大民族。」校長指定六年級同學陸德明君記錄。這篇記錄，在昨天和今天的學校新聞裏，分兩回發表了。

顧仲華先生演講：世界最大民族

陸德明記錄

諸位小朋友！今天我要講的「世界最大民族，」就是我們中華民族。中華民族全人口，有四萬幾千萬人，我們姑且將零數抹去不計，算它整數四萬萬，在世界各民族人口的比較上，我們已經占了第一位。（拍掌）

就人數論，我們真可以自豪。不過單靠人多，沒有用；自己不努力，不要好，壞處真不小。現在我舉個例來說，我們四萬萬人，不是有八萬萬隻腳嗎？這八萬萬隻腳，不是都要穿襪嗎？要是自己不會做，專向外國人去買，就算穿那最便宜的，每雙少不了二角錢。二角錢的

數目確不多；又如果每人每年買一雙穿，也真不算費；那麼八萬萬隻腳，就少不了四萬萬雙襪，每年流出到外國的金錢，就得八千萬元。請想可怕不可怕。（拍掌）

再說，四萬萬人就有四萬萬張嘴，要是不要好，每張嘴裏，每天吸兩支外國紙煙，算它一分錢，不算貴了罷，但是每天就得流出金錢四百萬元；每年總計，就得十四萬四千萬元。這不更可怕嗎！（拍掌）

（待續）

譯文

前日下午三時，校中請顧仲華先生演講，題爲「世界最大民族。」校長指定六年級同學陸德明爲記錄。此篇記錄，於昨今兩日之學校新聞內分兩次發表。

顧仲華先生演講：世界最大民族

陸德明記錄

同學諸君，今日余所講之「世界最大民族，」卽爲我中華民族。中華民族全人口，有四萬數千萬人，吾人姑將零數除去不計，以整數四萬萬計之，在世界各民族人口之比較上，我中華民族已占其第一位。（鼓掌）

就人數論，吾人誠足自豪。但僅恃人多，猶無用也；如自己不知努力，不求上進，其害匪淺。今試舉例明之。吾族四萬萬人，非有足八萬萬乎？此八萬萬之足，非皆必穿襪乎？假若自己不能製造，專向外人購買，即以價最低者言之，每雙至少須洋二角。二角爲數確無幾，又如以每人每年購一雙計，誠不爲貴，但以足八萬萬計之，至少需襪四萬萬雙，每年外溢之金錢，即須八千萬元。請思之，非可怕之事乎！（鼓掌）

又如四萬萬人有口四萬萬。若不求上進，每人口中每日吸外國紙煙二支，以每人費錢一分計之，固不爲貴；但每日即將流出金錢四百萬元，每年總計，即得十四萬四千萬元。此非尤可怕之事乎！（鼓掌）

二七 世界最大民族（下）

顧仲華先生演講：世界最大民族（續前）

陸德明記錄

照我這樣說，未免太喪氣；但是不要緊，外國襪可以不穿，儘可改穿國貨襪；紙煙尤其是有害衛生，簡直不應吸。——我們再換個方向來說，只要肯努力，人多，好處也大。

我們四萬萬人，不是有八萬萬隻手嗎？要是這八萬萬隻手，一齊總動員，去築碎石路，假定每天要三千隻手，可以築成一公里，那麼八萬萬隻手，每天可以築成二十六萬多公里，孫中山先生建國方略中百萬英里——即一百六十萬公里的碎石路，只消六天便可以完成。這好處多麼大啊！（拍掌）

再說，這八萬萬隻手，要是一齊總動員，去築鐵路，假定每天要一萬二千隻手，可以築成一公里，那麼八萬萬隻手，每天可以築成六萬六千多公里，建國方略中十萬英里——即十六萬公里的鐵路，不到兩天半，也就可以完成了。這好處不更大了嗎？（拍掌）

不但如此，要是我們能彀合了一萬人，捐一架飛機，就有四萬架飛機；合了一百萬人，捐一隻戰艦，就有四百隻戰艦。那麼，我們的空軍和海軍，該多麼充實呢？（拍掌）

照此類推，只要我們能努力作工，能化私爲公，我們的建設該多麼快？我們的國防該多麼充實？世界最大民族的偉大就在此。（歡呼拍掌）

譯文

顧仲華先生演講：世界最大民族（續前）

陸德明記錄

如余所言，未免過於頹喪，然無害也。外國機可以勿穿，儘可改穿國貨；紙煙尤有害衛生，直不當吸。——換言之，僅須肯努力，則人多者利亦大。

吾族四萬萬人，非有手八萬萬乎？此八萬萬之手，如一齊動員築碎石路，假定每日手三千可築成一公里，則手八萬萬每日可築成二十六萬餘公里；孫中山先生建國方略中百萬英里——即一百六十萬公里之碎石路，僅六日即可完成。其利一何大也！（鼓掌）

又如，此八萬萬之手，若一齊動員修築鐵路，假定每日手一萬二千，可以築成一公里，則手八萬萬，每日可築成六萬六千餘公里，建國方略中十萬英里——即十六萬公里之鐵路，不及二日半即可完成矣。其利不尤大乎？（鼓掌）

不僅如是，假如吾人能合一萬人捐飛機一架，即有飛機四萬架；合一百萬人捐一戰艦，即有戰艦四百艘。則我國之空軍與海軍，其充實爲何如耶？（鼓掌）

依此推之，僅須吾人能努力工作，化私爲公，吾國之建設將愈速，吾國之國防將愈充實，世界最大民族之偉大在此！（歡呼鼓掌）

二八 愚公移山

北山愚公，年紀快到九十歲了，他的住宅前面，有太行王屋兩座大山堵着，所以出門到別處去，必須繞過山腳，兜着大圈子；他一生一世，白走的冤枉路，不知多少了。

有一次，他召集全家的人，商議除去這兩座大山的辦法。

他說：『人力戰勝自然，是進化的原理。我們做人，應該改良自然的環境，使它適合自己的生活。這兩座大山，既然對於我們的生活，很有妨礙，我們便得設法除去它；倘然聽它妨礙我們，不設法除去，那麼，我們便不配做人！』

他便領了一家老幼，都帶着斧、鑿、鋤、鏟各種工具，天天到山上去挖泥土，鑿石塊，只聽得山上一片「杭育杭育」的聲音，從不間斷。

*

*

*

*

一天，河曲智叟過來，見他們如此辛苦工作，問明原由，便一面笑，一面對愚公說道：『你真太笨了，你這麼老的年紀，還有多少力量？你看這兩座山，高八萬尺，方七百里；這麼

大的兩座山，該有多少泥土，多少石塊，你怎能削平牠呢？」

愚公對智叟說道：『你的目光，太短淺了；你要知道：我年紀雖然老，但是我死之後，還有我的兒子，繼續工作；兒子之後，還有孫子；孫子之後，又有曾孫；曾孫之後，又有玄孫——這樣的子子孫孫，一天一天繼續工作下去，那山便一天一天的小下去，爲甚麼不能削平呢？』

智叟聽了，竟沒話對答。

譯文

北山愚公，年且九十，所居面太行，王屋兩山，故每他往，必繞山麓遠行；綜其一生，多行之路，不知凡幾也。

一日，聚其家人，共商去此兩山之法。

愚公曰：『人力戰勝自然，爲進化之原理。我輩爲人應改良自然之環境，使之適合自己之生活。此兩山既有礙於吾人之生活，即當設法除去之；倘任其妨礙，則吾人枉爲人』

矣！

愚公即率領全家老幼，負斧鑿、鋤、鏟等具，日往山間挖泥土，鑿石塊，「邪許，杭育」之聲，寒暑無間。

*

*

*

*

一日，河曲智叟過之，見彼等若是之辛勤也，問知其故，笑謂愚公曰：「君誠愚矣，以君之年，何有餘力？此兩山高八萬尺，方七百里，土石之量，多不勝計，君何能平？」

愚公答之曰：「君見短矣，須知我年雖老，死後有子，子又有孫，孫又有曾孫，曾孫之後，又有玄孫——子子孫孫，日日爲之，而山不加高，何爲不能平耶？」

智叟聞之，無言以對。

二九 波蘭的復興者

歐戰的結果，在歐戰中部，有一個亡了百餘年的古國，從新復興的，便是波蘭。那復興波蘭的，便是皮爾蘇斯基。

波蘭立國很早，在公元一七九五年，被俄德奧三國所瓜分。波蘭人屢次謀恢復，總不能成功。皮爾蘇斯基生長的地方，是被俄國分割去的。他幼年的時候，在學校裏讀書，便常常做反俄的運動。後來就爲了這一件事，被學校裏開除出來；他便加入了青年革命黨，繼續反俄的工作。結果，被俄政府逮捕，將他充軍到西伯利亞，一連五年。他在這五年中，一心一意研究軍事學，預備回來再革命。一八九四年，他回到波蘭，便專門訓練武裝黨人，和俄國的軍警抵抗。

歐戰起來的時候，他認爲復國的機會到了，便帶領了步兵三千人，騎兵一隊，和俄軍作戰。後來俄軍因國內革命而崩潰，但是波蘭的土地，又被德國占據了。他爲着要對抗德國，在此先和法國聯絡好，一九一八年以後，到底得了法軍的幫助，將波蘭境內的德軍，盡行驅逐出境。波蘭復興，從此便告成功了。

皮爾蘇斯基有百折不回的勇氣，並且有臨機應變的智謀，可算得是弱小民族中的一位英雄。

譯文

歐戰之結果，歐洲中部，有一古國滅亡已百餘年者，由此復興，即波蘭是也。彼復興波蘭之人，爲皮爾蘇斯基。

波蘭立國甚早，公元一七九五年，爲俄、德、奧三國所瓜分。波蘭人屢謀恢復，終不能成。皮爾蘇斯基生長之地，爲俄國所分割。當其幼時，讀書校中，即常爲反俄運動。其後卒因是爲學校所黜退，遂加入青年革命黨，繼續反俄工作。終爲俄政府逮捕，放逐至西伯利亞者凡五年。在此五年中，復專心研究軍事學，作將來革命之預備。一八九四年，歸波蘭，盡力訓練武裝黨人，與俄之軍警相抗。

歐戰始起，彼以爲復國之機已至，即率步兵三千人，騎兵一隊，與俄軍作戰。後俄軍因國內革命而崩潰，波蘭土地，又爲德國所據。彼因欲對抗德國，先與法國聯盟，一九一八年以後，終得法軍之助，盡逐德軍於波蘭境外。波蘭復興，遂告成功。

皮爾蘇斯基有百折不回之勇，及臨機應變之智，可謂弱小民族中之英雄矣。

三〇 聰明的朝鮮孩子

朝鮮地方，平壤城裏，有一個十四歲的小孩。這小孩的父親是個革命黨中人，所以不敢住在家裏，常常飄泊在外邊。有一天，他很秘密的回家來了，可是，後面已經有幾個便衣的日本警察，跟着他走。他剛剛踏進大門，那十四歲的小孩見父親回來，很高興的迎上去，「爸爸」二字正要出口，瞥見後面跟着的警察，他好聰明呀，便嚷道：「呀！舅舅來了！」小孩的母親也就隨着說：「呀！哥哥！你一個人來的嗎？家裏都好嗎？」他回答說：「妹子，家裏都好喲！」又指着小孩說：「他的父親在家嗎？」她說道：「唉！你不用提起，他好幾個星期沒有消息了！」

他一面聽着她的話，同時回轉身來對日本警察說道：「我雖然是一個客人，可是，要請你們進屋子來坐一坐，請坐，請坐！」警察一見這種情形，就毫無疑心的回去了。

朝鮮平壤城中，有童子年十四。其父爲革命黨人，終歲不敢家居，時時飄泊在外。某日，秘密歸，但已有日本之便衣警察若干隨其後。彼始入大門，此十四歲童子忽見父歸，欣然迎之，正欲呼「父」，猶未啓吻，瞥見後隨之警察，亟改口呼曰：「噫！舅父來矣！」童子之母亦隨之曰：「噫！兄乎！汝一人來乎？家中均平安否？」彼答曰：「吾妹，家中均平安也。」又指童子曰：「其父在家否？」母曰：「噫！汝勿言，彼無消息者已數星期矣！」

父聞言，轉身謂日本警察曰：「余雖爲此間之客，但欲請諸君入內小坐，請請！」警察覩狀，卽釋然而返。

三二 一千多人做成的糕

叔父留姪兒吃午飯，吃完之後，叔父說：「明天下午，我還要給你吃糕，這糕是一千多人製成的。」姪兒說：「這糕要一千多人製成，想必比房屋還要高大呢？」叔父說：「明天下午，你便見分曉。」

第二天下午，姪兒散課回來，再到叔父家裏去。進門之後，一意留心那一千多人做成

的糕，暗暗窺探叔父怎樣預備，但覺得家中毫無動靜，心中很是納罕。他一面和叔父談天，一面不住的注視四周，好像搜尋甚麼秘密。一會兒糕來了，卻是一種很平常的百果糕，並不特別高大。

姪兒說：『這就是昨天所說的糕嗎？』叔父說：『正是。』姪兒說：『叔叔昨天您不是說一千多人所做的嗎？』叔父說：『你先吃些，然後取石板、石筆來幫我計算做這糕的工人。』

等到姪兒一塊糕吃完，叔父說：『要做糕，先要磨粉：粉是米磨的，米是稻舂的，稻是農夫耕種的；你想，種稻、舂米、磨粉，不是已經好多人了嗎？耕種必須犁，製犁必須鐵匠、木匠；舂米必須臼，磨粉必用磨，造臼造磨必須石匠。你想，這其間，不是又要好多人了嗎？還有果子是從遠地運來的；種果的，運果的，販賣果子的，統計起來，豈不是又要好多人了嗎？還有……』

叔父說到這裏，那姪兒就說：『好了！好了！叔叔，已經有不少人了！』叔父說：『我還沒有說完呢。我們蒸糕，就想到礦工供給我們的煤，鐵工供給我們的鐵鍋；蒸的時候，因為用

布襯在下面，又想到種棉的，採棉的，紡的，織的，以及製造紡織機器的，不知還要加上多少人呢！

姪兒說：『是，是，我相信做成這塊糕，確要一千多人。』

譯文

叔留姪午餐。餐畢，叔曰：『明日下午，余將餉汝以糕，糕爲千餘人所製成者。』姪曰：『糕需千餘人製成，較房屋尤高大耶？』叔曰：『明日下午，汝卽知之。』

次日下午，姪自校歸，再往叔家。入門，卽注意於千餘人製成之糕，且窺伺其叔如何準備。但覺家中毫無動靜，心異之。彼與叔且談且注視四周，似欲搜尋何種秘密。頃之，糕至，一平常之百果糕也，高大亦如常糕。

姪曰：『此卽昨日所言之糕乎？』叔曰：『然。』姪曰：『叔不云糕爲千餘人所製者乎？』叔曰：『汝盍先食少許，然後取石板、石筆，助余計算製此糕之工人也。』

姪取食一糕畢，叔乃曰：『吾人製糕，必先磨粉；粉磨米而成，米舂稻而得，稻則農夫耕

種所出也。試思種稻、舂米、磨粉，非已需多人乎？耕種必用犁，製犁則有賴於鐵匠及木匠；舂米必用臼，磨粉必用磨，造臼造磨又有賴於石工。試思此中非又需多人乎？加之果乃自遠方運至，運果者、販果者，統計之，豈非又需多人乎？尙有……」

叔語至此，姪卽曰：『足矣！足矣！叔乎，已有多人矣！』叔曰：『余言猶未竟也，余等蒸糕，卽思及礦工供給之煤，鐵工供給之鍋；蒸時，因須襯之以布，又思及種棉者、紡者、織者，以及製造紡織機器者，不知尙應增幾何人也！』

姪曰：『然，姪信製成此一塊糕，確需千餘人也。』

三三一 不許白吃

有一天，某校的教師和學生，組織一個遠足會，到野外去旅行。他們午前五點鐘出發，到了十點鐘，走到一個山上。那裏有棵大樹，枝葉扶疏，他們便在樹陰下歇息，非常愉快。

他們肚子有點餓了，要求庶務員取出食盆來，分給大家。一位老教師提議道：『今天校中只備了飯來，沒有帶菜；下飯的菜，要各人自己去找。諸位帶有獵槍的，可以去打小鳥；

帶有釣竿的，可以去釣魚。這山裏野生的果子很多，也可以採些來吃。可是不許有白吃的。』

學生們同聲說：『好啊！就是這樣，我們都願意去找。』

老教師又說：『慢着，話還沒有說完。我留在這裏，借附近人家的廚竈料理餐事，到了十二點鐘，諸位一齊回這裏來，找得到東西的，今天就算是人生的成功者。找不到的，不許享他人的現成。』

學生們一致贊成，三三兩兩，分途去找。

一個戴草帽的學生喊道：『弟弟，你來，我們沒有帶得獵槍和釣竿，你同我去採果子罷。』他的弟弟，取了一條手巾，就跟他去了。

兩人向林中走去，林深樹密，只有一線日光，從綠葉縫中漏下。松鼠在樹上，從這枝跳過那枝；啄木鳥剝啄老幹聲，蜜蜂振翅的嗡嗡聲，時時加入兩人笑語之中。他們一面玩着，一面說笑，等到走出樹林，陽光已直射在他們的頭上。弟弟停了步，行一次深呼吸，隨後說道：『果子找不到呀！』哥哥說：『我們再去找去。』

他們走到溪邊，只見水流淙淙，激在石上，白沫四濺。他們立着玩看了好一會。弟弟忽指着前山說道：『那裏幾棵樹上，不是有果子嗎？』走到那裏一看，卻是不能吃的橡實。弟弟很失望的說：『糟了！糟了！』哥哥說：『別作聲，那林中有人說話呢。』就聽得幾聲『來呀，這裏來呀！』他們向發聲的地方找去，沒有一個人影；擡頭一望，原來是一隻八哥，歇在樹上。

正午十二點過了，他們也走得疲乏了。望見對面山上，校旗飛揚，便尋路歸去。走到近處，看見地上鋪一塊白布，擺着幾堆果子，還有幾個盤子，裝着些熱烘烘的魚和斑鳩。那老教師喊道：『來呀，把帽子翻開，手巾打開，拿出找到的東西來。』

他們說：『我們只找得飢和渴來。』

老教師很誠懇的說道：『當真一點也沒有嗎？那麼你們兩位，只許吃飯，不許吃菜，我們的約法，是不許白吃的。』

譯文

一日，某校師生，組織一遠足會，至郊外旅行。諸人於午前五時出發，及十時，至一山。有大樹，枝葉扶疏，彼等憩息其下，頗覺愉快。

諸人至是，腹少餒，請庶務員出食盒分餉之。一老教師提議曰：『今日校中所置備，有飯無肴，肴須諸人自往覓之。諸君攜有獵槍者，可往獵取小鳥；攜有釣竿者，可往釣魚。山野果甚多，亦可摘以佐食。但不許有徒食之人也。』

諸生齊應曰：『甚佳，我等願往覓之。』

老教師又曰：『且止，余言猶未畢也。余留居於此，假近處人家之廚竈料理餐事。至十二時，諸生悉歸於此。凡有所獲者，今日即爲人生之成功者。無所獲者，則不能坐享他人之成功。』

諸生一致贊成，三兩成羣，分途往覓。

一冠草帽之學生呼曰：『弟來，我等未攜槍與竿，可往摘取果實也。』其弟取一巾，即隨之往。

二人行入林中，林深樹密，僅見一線日光，自綠葉叢中下漏。松鼠在樹上，自此枝躍向

彼枝，啄木鳥剝啄老榦之聲，蜜蜂振翅嗡嗡之聲，時與笑語聲相雜。二人且遊且談笑，及出樹林，陽光已直射其頂。弟止步，行深呼吸，既而曰：『果猶未獲也！』兄曰：『我等再往覓之。』

二人行及溪邊，見水流淙淙，激於石上，白沫四濺。立觀頗久，弟忽指前山言曰：『彼處樹上，非有果乎？』行近觀之，蓋不能食之橡實也。弟頗失望曰：『失敗矣！失敗矣！』兄曰：『勿聲，林中有入語也。』即聞連呼『來，此處來，』二人循聲覓之，杳無人影；仰首一望，則一八哥棲於樹上耳。

正午十二時已過矣，二人雙足已憊。望見對面山上校旗飛揚，即覓路歸。抵其處，見地上鋪一白布，上置果子數堆，又有魚與斑鳩數盤，熱氣正騰騰也。老教師呼曰：『前，揭汝帽，揚汝巾，出汝所獲之物。』

二人曰：『我等僅獲得飢渴歸也。』

老教師露誠摯之容言曰：『誠毫無所獲乎？若是，汝二人僅能食飯，不能得肴，因吾人之約法，不許徒食也。』

三三三 基礎是在下層的

從前有個姓王的人，他想造一所房子。

一天，他到朋友家裏去。那朋友姓李，住的是一所三層樓房，造得堂皇富麗，軒敞疏朗。他走上第三層樓，推窗四望，只見近鄰的亭臺樓閣，都俯伏在他的腳下；遠處的山水景物，也一覽無餘，盡入目中。他羨慕極了。回到家裏，立刻叫個木匠來，問道：『三層樓房，像李家那樣的，你會造嗎？』木匠說：『那就是我造的。』他說：『好極了，給我照樣造一所。』

木匠先量好地，打好圖樣，然後築陰溝，搭引架，打樁砌牆，照着程序，一層一層，從下面造上去。他看見了，忙對木匠說：『不對。你先從第三層造起；造好了，再造下面的兩層。』木匠詫異道：『先生，那不能。只有從下面造上去，沒有從上面造下來的。』他搖搖頭說：『你太笨了！從上面造下來，和從下面造上去，不是一樣嗎？怎說不能呢？』木匠說：『先生，你要知道，基礎是在下層的。』

譯文

昔有王某，思建屋一所。

一日，至友人家。友爲李姓，所居樓房凡三層，堂皇富麗，軒敞疏朗。登第三層樓，推窗四望，見近處亭台樓閣，俯伏足下；遠處山水景物，亦一覽無餘。盡入目中。某欣慕久之。歸，立命匠人至，問曰：『若能建如李姓之三層樓房乎？』匠人曰：『其屋卽余所建也。』某曰：『如是甚佳，可爲余如式建造之。』

匠人先量土地，繪圖樣，繼乃築陰溝，搭引架，打樁砌牆，依次逐層爲之，自下而上。某見之，亟謂匠人曰：『誤矣。爾可先建第三層，然後再及下二層也。』匠人怪之，曰：『先生，是不能也。凡建屋祇能由下而上，無由上而下者。』某搖首曰：『汝何愚也！由上而下，與由下而上，非相等乎？何云不能哉？』匠人曰：『先生，須知基礎在下層也。』

三四 孫中山先生的故居

我住在廣東中山縣唐家灣，和孫中山先生的故里——翠亨村，相去很近。有一天，來了一個遠方朋友，他因為生平沒有見過孫先生一面，常常引為恨事，所以一到之後，就要我引導他去遊孫先生的故里，瞻仰孫先生的故居。

到了翠亨村，我那朋友，一看全村民家，不過三四百戶，就很驚訝的說道：『呀！我們偉大的國父，原來誕生在這小小的村子裏！』

由村童的指示，我們知道孫先生的故居，就在村子的西南方。遠望過去，只見屋子南面，繞着一條小小的溪流；溪流對面，一山巍然聳立，山上林木森鬱，蒼翠之色和溪流相映，真是一幅極好的風景畫。

到了門前，左首有紀念樹一株，是孫先生手植的，現在已經高達尋丈，枝葉扶疏了。入門，升堂，只見案上供着兩座遺像，左首是孫先生的大哥，右首是孫先生自己，怡然並列，可以想見他們兄弟之間的友愛。左邊一室，陳設很整潔，很樸實，是供遠道來賓休息用的；壁上掛着孫太夫人的遺像，面貌也和孫先生一樣，非常和藹。轉到後面，是一帶老屋，屋裏有一隻大牀，據說孫先生就誕生在這一牀上。

見了這許多值得紀念的事物，不知不覺，使我們追思國父，在那裏徘徊流連，不忍捨去。

譯文

余家廣東中山縣唐家灣，與孫中山先生居里翠亨村相去甚近。一日，有遠方之友來，彼常以平日未與孫先生一面爲恨，故初至時即速余導遊孫先生故里，瞻仰孫先生之故居。

至翠亭村，余友見全村居民，僅三四百戶，異之，曰：『噫！我偉大之國父，蓋誕生於此小村中乎！』

由村童之指示，始知孫先生故居在村之西南。遠望屋南繞一小溪；溪面一山，巍然聳立，山上樹木森鬱，蒼翠之色，與溪流相映，誠一絕好風景畫也。

抵門首，左右紀念樹一，爲孫先生所手植，今已高達尋丈，枝葉扶疏矣。入門，登堂，堂有案，供遺像二，左爲孫先生之長兄，右即爲孫先生，怡然並列，可以想見兄弟間友于之愛。左

旁一室，陳設整齊樸質，係供遠道來賓休憩之用；壁懸孫太夫人遺像，貌與孫先生同，異常和藹。室後爲老屋一帶，中有大牀一，云孫先生即誕生其上。

瞻仰多數有價值之紀念物後，不覺令人追憶國父，在彼徘徊留連，不忍遽去。

三五 學校紀念日記事

今天是我們學校創立的十周紀念日。昨晚睡在牀上，默想着今天的熱鬧，恨不得立刻天明；所以今天清早，我就跑到學校。只見校門口掛着國旗和校旗，臨風招展。一進校門，牆壁上掛滿了教職員和同學的祝辭和賀聯，同學們都很高興的跳着唱着。

丁令令，鈴聲一響，舉行紀念式了。行禮如儀以後，我們的校長吳老師，從來賓席中請出一位白鬚老翁來，介紹給我們，說：『這位施老先生，是本處的區長，也就是本校的創辦者，他要對你們說幾句話。』施老先生滿面笑容，登臺致詞，大意說：『今天是十年前本校的創立日，這和一個十歲孩子的生日一樣，當然很可紀念的。我回想到十年前創辦本校的艱難，現在居然看見這許多可愛的小朋友，坐在我面前，總算我沒有白費這一番心，心

裏真有說不出的歡喜！……』一陣拍手聲過後，我低聲問坐在我旁邊的王小芳：『你今年幾歲？』他只張着兩手，笑着不作聲。我一看立刻明白，巧吓，他今年剛剛十歲哩。

紀念式舉行以後，張老師領了全校學生，到操場中齊集。他在羣衆歡笑聲中，提議說，今年剛十歲的另歸一隊，我們十歲內外的也另歸一隊。他指揮十歲的一隊，排成十字形；我們的一隊，手挽手的結成一個大圓圈，將十字形圍在當中。於是大家高唱校歌，響亮的歌聲，熱鬧的拍手聲，最後，接着「萬歲」的歡呼聲，大家就陸續出了操場，散會了。

譯文

今日爲我校創立十週紀念日。昨夜睡牀上，默念今日之熱鬧，頗恨天不速明，故今日清晨卽到校，見校門外懸國旗與校旗，臨風招展。入門，壁間滿懸教職員與同學之祝辭與賀聯，諸同學均興高采烈，跳躍歌唱不已。

鈴聲丁當，舉行紀念式矣。行禮如儀後，校長吳先生，自來賓席中請一白鬚老翁出，介紹於吾人曰：『此施老先生爲本處之區長，亦卽本校之創辦人，今將向諸生有所陳述。』

施老先生滿面笑容，登台致詞，大意謂：『今日爲十年前本校之創立日，亦如十歲兒童之生日，頗足紀念。余回溯十年前創辦本校之艱難，今日居然見許多可愛之小友坐於余前，足證余未嘗徒費心力，中心之快樂，誠不可以言喻。……』一陣鼓掌聲後，余低聲問旁坐之王小芳：『汝今幾歲矣？』彼張其雙手，笑不作聲。余一見即瞭然，巧哉！彼今適爲十歲也。

紀念式舉行畢，張師率全校學生，齊集於操場。彼於羣衆歡笑聲中提議曰：『今年適爲十歲者另歸一隊，十歲內外者亦另歸一隊。』復指揮十歲者一隊，排成十字形；我等之一隊，互執其手，結成一大環，圍十字形於中。於是大衆高唱校歌，歌聲響亮，掌聲熱烈，終以歡呼「萬歲」之聲，衆即陸續出操場而散。

三六 團體生活

淡水湖裏，有一種很小的動物，名叫苔蟲。它的身體只一分多長，形狀像個圓筒，一端附在水草上，一端有口；口的周圍，生着幾十根絲狀細指，指端有叢毛。微小的食物，從水裏流過來，它便伸出細指，撈住了，送進口裏。

苔蟲的生殖，好像樹木的發芽。從它的腰裏，生出芽來，長大了，又是一個蟲；再從腰裏生出芽來，長大了，又是一個蟲。這樣繁殖過去，不久便有幾百幾千個蟲，結成一個大團體。它們父子兄弟，身體都互相連繫，同一的血液，在全團體中流通循環；神經也互相聯絡——一個蟲的感覺可以傳佈全體，真個是「痛癢相關」。

在它們團體中，個個蟲都盡力工作，張開它們的細指，顫動指端的叢毛，激動水流，捕取食物，沒有遊惰坐食的一蟲得食，就把養料供給全體，沒有自己獨享的。同一食物，在兩蟲中間，先觸着的蟲，徐徐吸取，它的同伴，決不和它爭奪；所以它們的生活，又是很和平的。

譯文

淡水湖中有一種小生物，名曰苔蟲。體長僅分許，狀似圓筒，一端附於水草上，一端有口；口圍生絲狀細指數十，指端有叢毛。遇微小之食物自水中流至，即伸其細指，攫之入口。苔蟲之生殖，似樹木之發芽。芽生於腰際，長大，即另成一蟲；復自腰間生芽，長大，又成一蟲。如是繼續繁殖，不久即有蟲千百數，而結成一大團體。

蟲之父子兄弟，身體皆互相牽連，同一之血液，在全體中流通循環；神經亦互相聯絡——一蟲之感覺，可以傳佈全體，真所謂「痛癢相關」者矣。

在其團體中，諸蟲皆盡力工作，張其細指，顫動指端之叢毛，激動水流，捕取食物，無遊惰坐食者。一蟲得食，即將養料供給全體，無一己獨享者。同一食物，在二蟲之間，先觸者徐徐吸取，其同伴從不與之爭奪，故其生活復頗和平也。

三七 遊新疆歸來

許多小朋友，圍着仲華，要他講沙漠中的情形；原來仲華是新從新疆回來的。

仲華說：「你們要我講沙漠中的情形嗎？你們閉着眼想一想，沙漠大概是滿目黃沙，沒有水草的地方罷？這倒不全是那個樣子。沙漠中有水草的地方固然不多，可不是完全沒有，最怕的就是常遇到暴風。因為沙漠中的暴風一來，往往將那些黃沙捲起，會高高的堆成一座很大的沙山；而且這種沙山，往往又會被暴風搬來搬去。當暴風將沙山搬家的時候，旅行人一遇到，不是給沙山埋葬了，也會給沙山擋住了去路，一時認不出方向。我們

到天山南路沙漠中的時候，恰恰遇到暴風。有一天，明明有一隊商人，在我們前面趕路的，一陣大風過了，那些隊商忽然不見，只見一座很大的沙山橫在我們面前。好險哪！我們總算沒有給埋葬，不過這一來我們的路可沒有了。從此我們便迷了路，可真沒有水草了，儘在沙漠中瞎跑，一連跑了三天三夜，竟找不到一滴的水喝。那時我們真乏了，也真渴了，不能再走了。我們沒有法，大家一商量，只好對不住那「沙漠之船」——駱駝罷，殺了兩隻，從它們體內的水囊中，取了些水喝，再向前走。

行了一程，好了，遠遠看見前面有一綫青光，趕緊跑上一看，果然是一座果園，花木掩映的呈現在我們的面前。園主人是個回教徒，招待我們在草地上喝些沙棗酒，喫些馬臘腸。這一下我們可樂了，不料在這樣炎荒的沙漠中，給我們發現了這樣一處世外桃源。』這時候，圍着仲華的小朋友們，都聽得很高興，問他往後怎像樣，仲華卻笑笑，不講下去了。

譯文

諸同學圍繞仲華之四周，欲其講述沙漠中之情狀，蓋仲華新自新疆歸也。

仲華曰：『君等欲余講述沙漠中之情狀乎？君等試閉目思之，必以爲沙漠者，滿目黃沙，無水草之地也。實不盡然。沙漠中有水草之地固不多，但非全無之，所懼者乃暴風時作也。蓋沙漠中之暴風一至，每將黃沙捲起，堆成一高大之沙山；而此種沙山，往往又爲暴風任意遷徙。當暴風遷徙沙山之際，行人遇之，非爲沙山所埋葬，卽爲沙山阻塞去路，一時莫辨方向。吾等至天山南路沙漠中時，適遇暴風。一日，確見有商人一隊，在吾等之前；大風過後，忽皆不見，僅見一巨大之沙山，橫亘去路。險哉！吾等幸未爲所埋葬也。惟前路已斷，自是吾等卽失道，真無水草可得矣。在沙漠中任意行走，凡三日夜，無滴水入口，其時吾人身體口渴，不能復行。不得已，羣相策畫，不得不犧牲「彼沙漠之舟」之駱駝矣。遂殺其二，自其體內水囊中取水以飲，復向前行。

行程既久，遙見前方有青光一線，急趨前視之，果爲一果園，花木掩映，呈現於吾人之前。園主爲一回教徒，於草地上招待我等，飲以沙棗酒，食以馬臘腸。斯時吾人樂不可支，不意在此炎荒之沙漠中，竟得發現此世外桃源也。

斯時，圍於仲華四週之同學，皆傾聽入神，問其以後如何，仲華則作微笑，不復續述矣。

三八 參觀莫斯科的託兒所

（根據胡愈之莫斯科印象記）

蘇俄人民，不論男女，個個是生活於勞動的，對於工作，非常努力。女工有小孩子的，每天上工廠的時候，可以把小孩子交給工廠中的託兒所，到晚間散工出廠的時候，再領回去。

胡先生遊歷蘇俄，到了首都莫斯科。一天，他同幾個朋友，去參觀阿摩汽車工廠的託兒所。到了門口，大家都脫了鞋子進去。招待他們的，是託兒所的管理主任——一位女醫生。進門處，是一間嬰孩存放室，備有一張特別大的圓桌，桌的周圍造着遮欄，嬰孩送來暫時放在桌上，然後由管理員依嬰孩的年齡，分送到各室。有的是遊戲室，有的是哺乳室，有的是睡眠室。室內放着小桌、小椅、小牀、小瓷盆這些物件，都擺設得非常整潔。

這時各室中，已有許多小孩子在那裏坐的坐，玩的玩，吃的吃，由女醫生和保姆料理看護，胡先生看了這許多活潑潑的小朋友，直是捨不得走了。

後來，又到一室，壁上寫着列寧的一句話：『愛你的朋友們！』室內有許多年齡較大的小孩子，在那裏練習各種手工、圖畫、寫字、計算等，除保姆從旁指導外，都是由他們自動的工作，又活潑，又有秩序，真是可愛。

這時，那管理主任拿着來賓參觀簿，要胡先生寫幾個字，留作紀念。胡先生拿起筆來，寫了幾句慶祝小朋友們的話，便告辭出來。走到門口，有一個朋友說道：『小朋友們在歡送我們呢！』胡先生回頭一看，果然，大門旁邊的玻璃窗內，一羣五六歲的小孩子，正向着胡先生等舉手歡呼。

譯文

蘇俄人民，不論男女，各生活於勞動；對於工作，非常努力。有小兒之女工，每日往工廠之時，可將小兒交與廠中之託兒所，至晚散工出廠之時，復率之歸。

胡君遊歷蘇俄，至首都莫斯科。一日，偕數友往參觀阿摩汽車工廠之託兒所。及門，衆皆脫履而入，招待之者爲託兒所之管理主任——一女醫生也。入門處爲嬰孩存放室，中

置一巨大之圓桌，桌周有欄，嬰兒始至，暫置於其上，然後由管理員依嬰兒之年齡，分送各室。或爲遊戲室，或爲哺乳室，或爲睡眠室。室中置有小桌、小椅、小牀、小瓷盆等物，陳設皆甚整潔。

斯時，各室中已有小兒甚多，或坐，或玩，或食，皆由女醫生與保姆料理看護。胡君見如此衆多活潑之小兒，頗不忍捨之去。

後又至一室，壁書列寧語曰：『愛汝之友！』室中有年齡較大之小兒甚衆，正練習各種手工、圖畫、寫字、計算等，除保姆從旁指導外，均由彼等自動工作，活潑而有秩序，真可愛也。

其時，管理主任手持來賓參觀簿，請胡君題字，留作紀念。胡君執筆書慶祝小友之語數句，卽辭出行及門，一友曰：『諸小友正歡送吾人也！』胡君回首視之，果見大門旁之玻璃窗中，有一羣五六歲之小兒，向胡君等舉手歡呼不已。

一間鎖着的空屋，因為好久沒有人租住，窗子老不開，屋主人也不常進去。空屋牆外是一個竹園，那竹根竟從地下匍行，越過牆來，在屋邊長了許多筍。

有一株竹根，竟匍行到那空屋的地底下，抽出一枝筍來。這枝筍，憑着生長力，正向上發展，但是它的頭頂，卻被地板阻遏住了。

筍的尖頂既被地板阻遏住，它底下的根卻不管上面有沒有阻力，儘量從下面催迫它：『再向上一一些，』『再向上一一些！』它這可爲難了，不得已只好將這力量往橫裏發展，它身子便漸漸粗大起來。

這時候，它便只有兩條路可走：或者就在這黑暗的地板下枯死，或者它再往橫裏粗大，養足了力量，衝破地板。那地板因爲久不通風，又久不打掃，受了潮，已有些霉爛。結果那筍的力量一夠，往上一使勁，便將地板突的一下衝破，在空屋中擡起頭來。

後來，有人來租屋，屋主人開門進去一看，『呀！奇怪！奇怪！』原來那筍已經卸籜抽枝，居然變成一竿竹了。

譯文

一下鍵之空屋，因久無人賃居，窗常閉，主人亦不常入也。牆外爲一竹園，竹根自地中匍行，逾牆而入，在屋旁生無數之筍。

有一竹根，竟匍行至空屋之下，抽發一筍，此筍憑其生長之力，向上發展；然其端爲地板所阻，不能上也。

筍之頂尖既遇阻，而其下之根則不問上端有無阻力，一昧自下催迫之，曰：『再上，再上！』彼真爲難矣。不得已，祇能將此力向橫處發展，其身遂漸漸粗大。

其時彼僅有二路可循！一爲在此黑暗之地板下枯死；一爲向四週發展，變爲粗大，養足力量，衝破地板。地板因久不通風，復久不打掃，已受濕而霉爛。終於筍之力量一足，即猛力向上，將地板劃然衝破，於空屋之中昂首而出。

後有人來賃屋，主人開門視之，嘖嘖稱奇不置。蓋筍已卸籜抽枝，居然長成一竹矣。

四〇 大體育家孫唐

德國人孫唐，是近世的大體育家。他的體育方法，是運動全身各部的筋肉，所以他的體力極強。他拿鐵鏈繞着臂膀，用力將筋肉一緊張，鐵鏈便寸寸斷了。他到各處去表演體力，極受歡迎。有一次，在美國表演，居然與獅子鬪力，他舉起獅子，摔在地上，一連摔了好幾次，摔得獅子動也不敢動。

他自幼身體很弱，常患疾病。十歲的時候，跟着他父親到意大利去遊歷，看見美術展覽會中，有古代武人的雕像，體格非常雄偉；他心裏羨慕得很，從此便注重體育。到二十一歲，居然成爲體育家了。

他每日必有十五分鐘時間，做他的特別運動，其餘飲食起居，也都有一定的節制。他常說：『體力不是天生成的，可由鍛鍊得來。』他又說：『要得健全的生活，第一要有節制。』

他辦過體育學校，來學的人很多。他又自體育函授法，凡遠方的人，可將體格的大小、

年齡、職業、性別，或患何種疾病，一一函告，他就覆函指示各種方法。患病的人，照他的函授法去練習，回復到健康生活的，每歲之中，不知其數。

譯文

德人孫唐，爲近世之大體育家。其體育方法，爲運動全身各部之筋肉，故其體力甚強。常以鐵鏈繞其臂，用力張其筋肉，鐵鏈卽寸寸斷。常往各地表演體力，備受歡迎。某日，在美國表演，竟與獅角力，將獅高舉，摔於地，如是者數次，獅竟不敢動。

孫唐自幼體弱多病。十歲時，隨父遊意大利，見美術展覽會中有古代武人之雕像，體格非常雄偉，心向慕之，自後卽注重體育。至二十一歲，竟成體育家矣。

孫唐每日必爲特別運動十五分鐘，其餘飲食起居，皆有一定之節制。常曰：『體力非天生成者，可自鍛鍊得來。』又曰：『欲得健全之生活，第一須有節制。』

孫唐曾開辦體育學校，來學者甚多。又創體育函授法，凡遠方之人，可將體格之大小、年齡、職業、性別，或患何種疾病，一一函告，彼卽覆函指示各種方法。患者依函練習，因而復

其健康者，一歲之中，不知凡幾。

四一 富翁(上)

有一個地方，孩子們睡在搖籃裏，長輩就要教訓他一番說話：『孩子們，你們要勤謹做工，做工做得勤謹，能得到無數的金錢，就可以做富翁。做了富翁真快活，甚麼事都不必做了。』

那個地方做長輩的，總這樣的教訓子弟，子弟也很聽從長輩的話，於是富翁就非常之多。有些還沒做成富翁的人，望着富翁，只是流涎不止。他們心裏想：『富翁真快活，我們須得加三倍努力！』

一個勞苦的礦工，偶然到山裏去，竟發見了一處大金礦。他便招了合家老小，一齊到山裏採掘金子，立刻就成富翁。其餘的人得到這個消息，知道這是做成富翁的唯一捷徑，大家便一齊去採掘金子，於是大家都成了富翁，大家都藏足了金子，甚麼事也不做了。

譯文

某處，人當提孩時，其尊長即教訓之曰：『兒乎，爾等須勤謹作工，作工勤，能獲無數之金錢，即可成富翁。爲富翁誠樂，可以一事不爲矣。』

其地之爲尊長者，皆必如是教訓其子弟，子弟亦多從其尊長之言，故富翁特多。其尙未成爲富翁之人，望見富翁，每欣羨不止。彼等自思：『爲富翁誠樂，我輩應加三倍之努力！』

一勞苦之礦工，偶至山中，竟發現一大金礦。彼即招全家老幼，齊往山中採掘，立成富翁。餘人聞訊，知此爲成富翁之唯一捷徑，即同往採掘之，於是皆成爲富翁，各藏有巨量之金，無論何事皆不願作矣。

四二 富翁（下）

那個地方的人，個個都是富翁，於是奇怪的事情，又出現了。那新做富翁的人，第一要

買幾套美麗的衣服；便帶着許多金子，奔向衣服肆去。可是一連走了幾家衣服肆，都因爲主人成了富翁，不高興再做生意了。他們想，衣服肆全體歇業，不如到紡織廠去，剪些合式的料子，再叫縫工去做。不料一到廠門前，又大失所望！廠門緊閉，平日震天動地的機器聲，一點也聽不到。高大的烟囪口，歇着無數的小雀。他們窘了，只得去尋縫工，請他設法，如其弄得到美麗的衣服，不論多少金子都可以。縫工笑道：『我也正想尋人縫幾身新衣服呢。金子，誰希罕它。如今我也是富翁了，有的是無數的金子。』

更有一個利害的恐慌，富翁們糧食吃完了，帶着滿袋的金子，去購買糧食。誰知糧食棧的主人也早已歇業，正帶着金子，要到別家糧食棧去購買。大家說，我們一夥兒走罷。走了好幾家糧食棧，都遇到大略相同的情形。結伴的人，越來越多，帶着很重的金子，走遍各處，大家氣喘汗流，却不見一家開業的糧食棧。只得跑到鄉間，去找農夫，不料農夫也笑着說：『我同你們一樣，正要向農夫去買糧食呢。至於我，那裏還是農夫！我也是富翁了，我所有的，是無數的金子。』

全體的富翁餓得不成樣子，他們心裏還在念長輩的教訓：『做了富翁，真快活。』

譯文

此地之人，既人人皆爲富翁，於是怪事層見疊出。彼新爲富翁之人，首須購置麗服；卽攜多金赴衣肆。但連過數肆，皆因主人已成富翁，不復經商。彼等自思，衣肆既全體歇業，不若往紡織廠購合式之衣料，命縫工爲之。不意始至廠，又大失望！廠門緊閉，平日震天動地之機聲，今竟寂然無聞。高大之煙囪口，有無數之小雀在焉。彼等窮極，惟有訪縫工問計，如得美服，酬金可勿較也。縫工笑曰：『余正亦思覓人縫衣。黃金有何可貴！余今亦爲富翁矣，所有者卽爲無數黃金耳。』

更有一嚴重之恐慌，卽衆富翁糧食已盡，攜滿囊之金，出而購買。孰知糧食棧之主人早已歇業，亦正攜金向他棧購買。衆乃曰：『吾人盍同行乎？』歷糧食棧多處，情形皆略似。結伴之人，愈聚愈多，皆攜重金走遍各地，氣喘汗流，終不獲一開業之糧食棧。計無所出，則惟有遠赴鄉間，求之農夫，不意農夫亦笑應曰：『余與君等同，正欲向農夫購糧食也。至於余，今已非農夫，亦爲富翁矣；余所有者，爲無數之黃金耳。』

全體之富翁，饑餓至無復人狀，但其心中猶在念尊長之訓言：『爲富翁誠樂也。』

四三 發礮很準（根據劉正訓普法戰時一礮兵）

法國巴黎附近的一個村子裏，有一個窮苦的工人，領着妻子過活。這工人名叫皮爾，生平極其勤儉，積了些錢，居然買了小小一座房屋。屋是小石塊砌成的，有紅色的屋頂，牆壁上爬滿了青翠可愛的藤，開着潔白的小花，微風吹來，芬芳可愛。

不料這時候，正是普法戰爭爆發的那一年（公元一千八百七十年），皮爾也得去打仗，因爲法國人人都有當兵的義務，皮爾並且曾經上過陣，發礮很準，是一個有名的礮兵。於是他別了他的妻子和房屋，投軍去了。

不多時，皮爾住的村子，被普魯士軍隊占據去了，法軍卻死守在河的對岸，從高地上用大礮向村子裏轟擊，皮爾也在其中。

有一次，皮爾正站在礮旁邊，法軍的前敵指揮官，從下面跑上來，用望遠鏡仔細向對岸村子裏偵察。

『礮兵！你看見跨在河上的橋嗎？』

『我看見的，將軍。』

『橋的左邊，矮樹林裏，不是有一座小屋子嗎？』

『我看見的，將軍。』皮爾的臉色慘白了。

『那是普魯士軍隊的巢穴。伙計，開一礮試試看。』

皮爾一句話也不說，把牙關一咬，立刻安好礮彈，轟的一聲，放了出去。一會兒，遠處的煙火消滅了，許多軍官又拿着望遠鏡，對着村子裏張望。

指揮官含笑對着皮爾說：『這一礮發得很準，伙計！準極了！』

皮爾聽了這話，低着頭默然不答。

指揮官很詫異的問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皮爾低聲回答道：『請你原諒，將軍，那是我自己的住屋。』

譯文

法國巴黎附近一村中，有一貧苦之工人，與妻同居。其人名皮爾，爲人勤儉，罄其所蓄，購置小屋一所。屋爲小石塊砌成，頂作紅色，牆上滿挂青翠之藤，開潔白小花，微風吹來，芬芳可愛。

不意斯時適爲普法戰爭爆發之一年（公元一八七〇年），皮爾亦須從征，因法人均有當兵之義務也。皮爾且曾臨陣，發礮甚準，爲一著名之礮兵。於是別其妻與小屋，往投軍焉。

未幾，皮爾所居之村，爲普軍所據，法軍則死守河之對岸，由高處用大礮向村中轟擊，皮爾亦在其中。

某日，皮爾正立於礮旁，法軍之前敵指揮官，自下而上，以望遠鏡向對岸村中細察。

「礮兵，爾見跨在河上之橋乎？」

「見之，將軍。」

「橋左矮林中，非有小屋一所乎？」

「見之，將軍。」

『彼爲普軍之巢穴，盍發放一礮試之。』

皮爾一言不發，咬其牙關，立即納彈轟放。移時，遠處煙火消滅，衆軍官又以望遠鏡遠矚村中。

指揮官笑謂皮爾曰：『此擊頗準，爾發礮準極矣！』

皮爾聞言，俯首默然不答。

指揮官異之，問曰：『是何故耶？』

皮爾低聲答曰：『請諒之，將軍，其屋卽余之住宅也。』

四四 卻里張

淞滬戰事起後，上海北火車站，受了日軍礮火的轟炸，已經變爲瓦礫場了。沿着這瓦礫場，有黃褐色的沙袋，一字式的排列着，許多頭戴箬帽的兵士，在那裏誓死抗拒，這就是十九路軍的弟兄。

沙袋以北，隔一條馬路，裝着鐵絲網，就是租界。界邊有許多美國商團和蘇格蘭兵防

守着。他們冷靜的觀察，眼見沙袋邊的十九路軍兵士，在猛烈的礮火下，傷一批又來一批，死一個又補一個，差不多隔不了一時半刻，便換了許多生面孔。但其中有一個忽着便衣，忽着軍裝的機關槍射手，卻在例外。原來放機關槍的，站在礮火最密集的地方，一經開火，壽命往往不到三分鐘。但這位射手，每當敵軍來攻，他便很自在的使用機關槍，衝上前去接戰。這樣的接戰了一個月光景，他和他的機關槍，依然在原陣地活動，絲毫無損。

歐戰時，德國兵善於擲炸彈的，叫做「丟山芋」。這位射手，又兼有丟山芋的本領。有一天晚上，日軍惟一的武器坦克車，衝向陣前來了。他便很自在的把炸彈擲去，終於將坦克車打退。因此，外國兵又佩服他能丟山芋。

戰事延長有一個月之久，租界邊的外國守兵，也和這位射手相熟了，因為他姓張，就都叫他卻里張。常常隔着幾重鐵絲網和他招呼，稱贊他是一個大好老。卻里張也於每日早晨，在沙袋中露出臉來，對他們道一聲『早安。』

譯文

淞滬之戰起，上海北火車站受日軍礮火之轟擊，已變爲一片瓦礫場矣。站北瓦礫場，有黃褐色之沙袋，排列成一字形，頭戴箬帽之兵士多人，在彼誓死抗拒，此卽十九路軍兵士也。

沙袋以北，隔一馬路，裝有鐵絲網者爲租界，界邊有多數之美國商團與蘇格蘭兵防守之。由彼等冷靜之觀察，目覩沙袋邊之十九路軍兵士，在猛烈之礮火下，傷者死者，前仆後繼，不及片時，卽更易多數面生之人。但其中有一機關槍射手，時穿便衣，時著軍裝，則爲例外。蓋凡放機關槍者，必立於礮火最密之處，一經開戰，壽命往往不及三分鐘。獨此人每當敵軍來攻，卽泰然開其機關槍，衝鋒接戰。如是者約一月，彼與其機關槍，依然在原陣地活動，絲毫無損。

歐戰時，德兵之善擲炸彈者，名爲「擲山芋」。而此射手亦兼有擲山芋之本領。某日晚，日軍唯一之武器坦克車，衝至陣前。彼卽從旁擲以炸彈，終將坦克車擊退。因是外兵又服其擲山芋之能。

戰事延長至一月之久，租界邊之外兵亦與此射手相熟識。因其姓張，卽呼之爲卻里

張。每隔數重之鐵絲網向其招呼，譽之爲英雄。却里張亦於每日清晨，在沙袋中露其面，向外兵道『晨安』焉。

四五 蕭特

淞滬戰爭的時候，日本飛機，沿着京滬路綫，拋擲炸彈，直到蘇州。我國同胞，正不知慘死了多少。

一天，有日機六架，正在蘇州亂擲炸彈。忽然天空中又發現了一架飛機，很快的從南向北飛來，便和日機交戰，空中槍聲大作，子彈橫飛；不多時，有一架飛機，忽從天空中倒翻着筋斗，轟然墮地，立時焚燬了。當時望見的人，都蹙着眉頭相告：『莫不是我國的飛機嗎？』不錯，飛機確是我國的，但是其中爲我抗敵而犧牲的，卻是一位美國的青年飛行家蕭特君。

蕭特是美國華盛頓州人，年方二十七歲。他在上海美商蓋爾公司服務。適值我國向該公司購定商用飛機若干架，公司派蕭特往南京接洽交貨手續，他便駕了中國定造的

飛機，往北出發，到了蘇州，看見日機正在那裏施行轟炸，大抱不平，奮身和日機交戰，擊斃日空軍官大谷大尉。可惜寡不敵衆，有一架日機忽然高駛入雲，還擊蕭特，他便不幸而爲我國犧牲了。

中美兩國人民，聽到這個壯烈的消息，無不哀悼。我國政府就將他的遺骸，留葬在中國；並且有信給他母親說：『蕭特君爲人道主義與公理而死，英名將與歷代偉人同垂不朽，將爲全中國民衆所永念不忘。』

譯文

淞滬戰爭時，日本飛機，沿京滬路綫投擲炸彈，直達蘇州。我國同胞慘死者不知凡幾。一日，有日機六架，正在蘇州亂投炸彈。忽天空又現一機，自南直馳而北，即與日機交戰，空中槍聲大作，子彈橫飛；移時，一機自空中倒翻而下，轟然墮地，立即焚燬。當時見之者，莫不蹙眉相告曰：『非吾國之飛機耶？』誠然，確乃吾國之飛機也；但其中爲我抗敵而犧牲者，則爲美國青年飛行家蕭特君。

蕭特爲美國華盛頓州人，年方二十七，服務於上海美商蓋爾公司。適我國向該公司定購商用飛機若干架，公司派蕭特往南京接洽交貨手續，彼即駕中國定造之飛機，向北出發，至蘇州，見日機正在肆行轟炸，大爲不平，奮身與日機交戰，擊斃日空軍官大谷大尉。惜寡不敵衆，一日機忽高駛入雲，還擊之，遂不幸而爲我國犧牲矣。

中美兩國人民，聞此壯烈之消息，莫不同聲哀悼。我政府乃將蕭特遺骸留葬中國；並致函其母曰：『蕭特君爲人道主義與公理而死，英名將與歷代偉人同垂不朽，將爲全中國民衆所永念勿忘。』

四六 鴿子醫生

(一) 鴿子做助手

春風是一隻可愛的傳信鴿，它的主人，是這地方有名的醫生。這位醫生，因爲住在沒有電話的鄉下，所以遠方有病家來請出診的時候，他立刻帶着春風，騎着腳踏車，趕到病家。診察之後，開了藥方，繫在春風腳上，叫它帶着飛回去。家裏的助手，立刻照方配藥，騎了

腳踏車，送到病家。那些害急病的人給這可愛的鴿子救活的，不知已經有多少了。因此，大家都將這位醫生稱做「鴿子醫生。」

這天，醫生又要出診了，他先把春風放進籠子裏，和手提皮包一同掛在腳踏車上，然後跨上腳踏車，回頭對助手說：『我去了，你準備着！』

病家的人，正等候着，看見醫生提着皮包和鴿籠進來，連忙領他到一間寢室裏。一個小孩子，睡在牀上，一個中年男子和中年婦人，大概是這孩子的父母罷，很擔心的樣子，在牀邊看護着。春風從籠子縫裏望見，心裏想道：『又是一個孩子，病很重呢！』

診察之後，醫生用鄭重的口氣說道：『這是傷寒病，唔，看得遲了些。』

『先生，醫得好嗎？』『先生，不要緊罷！』雙親嚇得面上變了色，問醫生。

『先生，請你救救這孩子，我們只有這個孩子，請你救救他！』母親要哭出來的樣子說。

醫生仔細開了一張方，摺好了，放進一個小小的象牙管裏，再從籠裏取出春風來，把那象牙管縛在它那珊瑚般紅的小腳上，然後好像對人說話一般，對它說道：『好春風，你

快快飛回去。今天的病人，是一個特別緊要的病人。我想，這樣可愛的孩子，你一定願意救他的罷！』

春風咕咕的叫了兩聲，好像答應一般，就拍着一雙白翅膀，翩翩的，輕輕的，飛到空中。春風一想到牀上可憐的孩子，就一心一意，趕緊向自己家裏飛去。

(二) 惡作劇的孩子

在天空中回翔着的春風，找到了一個茂密的杉樹林子——這個林子是它常常作爲目標的——就很快很用力的向那林子飛去。

偏偏這時候，有一個惡作劇的孩子，背了一枝氣槍走來，他看見這鴿子，立刻舉起槍來，瞄準了，把槍機一撥。

拍！春風的胸部，中了一彈，破了，流血了。春風一陣頭暈，立刻支持不住，拍撻拍撻，拍着翅膀落下來，落在一株杏樹的枝上。但是它立刻想到：『不行！那個孩子要死的！』

它把全身的力量，運到兩隻翅膀上，立刻又飛上去了。胸部的白羽毛，已經被流出來的血染紅了。

那個惡作劇的孩子，卻連聲說：『可惜！可惜！』睜大眼睛，很懊喪的樣子，看着春風飛去。

胸部的抖動和創痛，越來越利害了。要落下來了，它勉強支持着；要落下來了，它還是勉強支持着。

眼前黑了，甚麼都看不見了，它還是興奮着精神，拍着翅膀，熬着苦痛，繼續飛着。胸部的羽毛，已經完全染紅了。

醫生坐在孩子牀邊，側着頭，看着手錶上的秒針，一秒一秒移動着，很心焦的說：『快要來了罷？快要來了罷？』

『已經二十分鐘了！春風飛回去，只要七八分鐘；助手配藥，騎腳踏車送來，二十分鐘儘夠了。怎麼還不來！』

手錶上的秒針，儘是滴搭滴搭走着；可是腳踏車的鈴聲，總聽不到。坐在牀邊的雙親，臉上擔心的神色越發濃厚起來，他們不免心裏懷疑：『這樣緊要的事情，怎麼叫不懂事的鴿子去做呢？』醫生呢，已經等得不耐煩，有點坐立不安了。

『已經四十分鐘了，怎麼還不來！』

(三) 鴿子的忠於職務

丁令令！丁令令！門前腳踏車的鈴聲響了，只見那助手滿面通紅，提了皮包，跑進屋子裏。

醫生責問道：『怎麼來得這樣遲？』

助手說：『到底來遲了，對不起！』

助手幫着醫生，給孩子打針、服藥；手續完了，助手先回去。臨走的時候，便把醫生叫過去，輕輕的說了幾句話，醫生的面上，立刻露出一種傷心的樣子。

醫生天天去覆診，因為醫治得法，那樣危險的孩子，過了一星期，竟醫好了。醫生很快樂，對孩子的父母說：『現在，已經出險了，生命沒有妨礙了。』

父親拱拱手，說道：『真的，謝謝你，全靠先生！你已經救了我們老小三個人的命了。』
醫生流着淚說：『不，全靠那鴿子。那一天，它要是誤了事，連我也沒有法想呢！』這時他回頭看了看那病好的孩子，再低聲說：『春風，那鴿子，已經死了！那一天，它從這裏飛回

去的時候，在路上，不知給誰用氣槍打傷了；可是，它知道自己的責任，熬着非常的苦痛，勉強飛回家去。一到家，就再也支持不住，跌在地上了。那時我的助手，連忙抱它起來，給它喝水，用盡種種方法救他，但是它卻閉着眼睛，很安心的死去了。現在，我家院子後面，還特地給它做了一個墳呢。』孩子和他的父母，聽了都不由得輕輕喊了一聲『嘎！』

半個月之後，那個孩子，已經可以出門了，他便跟着父母，到醫生家裏來道謝，並且特地到那鴿子墳前致祭。他獻上一束美麗的花，含着眼淚，鞠了一個躬。

譯文

(一) 鴿子作助手

春風者，一可愛之傳信鴿也，其主人爲當地有名之醫生。此醫生因居於未設電話之鄉村，故遠方病家來請出診，彼必攜春風，乘自由車而往。診察畢，開藥方，繫於春風之足，先縱之歸。醫生家之助手，即按方配藥，騎自由車送至病家。其患急症而爲此可愛之鴿所救者，不知凡幾。因是共稱此醫生爲「鴿子醫生」。

是日，醫生又將出診，先置春風於籠，與其手提皮包同懸自由車上，然後登車，回顧助手曰：『余往矣，君可準備之！』

病家正候其至，見醫生提皮包與鴿籠入，急引至一臥室中。一小兒眠於牀，一中年男子與一中年婦人，當爲此兒之父母，面露憂色，守護牀側。春風自籠隙中窺見之，思曰：『又爲一兒，病頗重也。』

診察畢，醫生鄭重言曰：『此傷寒症也，噫，治之稍遲矣。』

雙親聞之色變，問醫生曰：『先生，能治愈之乎？』『先生，無礙乎？』

其母忍淚言曰：『先生，望救此兒，余等僅此一兒，祈先生救之！』

醫生謹慎爲開一方，摺疊之，納之一小象牙管中。然後自籠中取春風出，將象牙管繫於其紅似珊瑚之小足上，然後若與人語者然，謂之曰：『好春風，爾速飛歸。今日之病人，爲一特別緊要之病人。余以爲若是可愛之兒，爾必願意救之也！』

春風咕咕而鳴，似應主人之囑，即拍其潔白之雙翅，翩然飛至空中。彼念及牀上可憐之兒，即心不旁騖，遽向家中飛去。

(二) 惡作劇之童子

在空中回翔之春風，已尋見一茂密杉樹林，則奮力飛去。蓋此林常爲其回家之目標也。

斯時偏有一惡作劇之童子，負氣槍出行，見此鴿，即舉槍瞄準擊之。

砰然一聲，春風之胸爲彈所中而流血矣。春風立覺頭暈，不能支，拍翅下墮，落於一杏樹枝上。但彼立即思及『若是，彼兒必死也！』乃運其全身之力於兩翅，復向上飛。胸部白羽，已爲流出之血所染紅矣。

此時惡作劇之童子懊喪不已，連聲呼曰：『可惜！可惜！』睜眼直視春風之飛去。

春風此時胸部之抖動與劇痛，愈益加甚，將下墮矣，復奮力支持之；將下墮矣，復奮力支持之。

目眩矣，一切皆不能見矣，彼猶振奮其精神，拍其雙翅，忍痛續進。胸部之羽，竟全成紅色矣。

醫生坐病兒牀前，側其首，視手錶上之秒針，針不絕移動，不覺焦急而言曰：『果將至

乎果將至乎？已二十分鐘矣！春風之歸，僅須七八分鐘；助手配藥，騎自由車送至，二十分鐘已足矣。何故猶未至耶！

手錶上之秒針，仍滴滴而行；但自由車之鈴聲終寂然。坐於牀側之雙親，面上憂色愈濃，其心中不免懷疑曰：『若是緊要之事，奈何命不解事之鴿爲之耶！』醫生則已俟至，不復可耐，爲之坐立不安，曰：『已四十分鐘矣，何猶未至也！』

(三) 鴿之忠於職務

門外自由車鈴聲大作，其助手面色盡赤，手提皮包，急奔入屋中。

醫生責曰：『何來之遲也！』

助手曰：『竟來遲矣，歉甚！』

助手助醫生爲小兒注射服藥；既畢，助手先歸。臨行，請醫生至一旁，竊竊作私語，醫生面上立呈傷心之態。

醫生每日往覆診，因醫治得法，如是危險之小兒，一星期後，竟治愈矣。醫生甚樂，謂其父母曰：『今已出險矣，生命無礙矣。』

父拱手謝曰：『誠然，若非先生，將無以救吾老幼三人之命矣。』

醫生流淚曰：『否，否，此純恃春風之力也。當日，設春風誤事，余亦無能爲矣。』斯時彼回顧病愈之小兒，復低聲曰：『春風已死矣！當日彼自此飛回之際，途中不知爲誰之氣槍所傷；但彼自知責任之重，故忍非常之痛苦，勉力飛歸。及抵家，已不復能支持，即墮地不起矣。其時余之助手急抱持之，飲以水，用盡所有之方法以救之，但彼仍緊閉雙目，安然死去！今余家院後，猶爲之特建一塚也。』小兒及其父母聞之，不禁失聲低呼曰：『噫嘻！』

半閱月後，此兒已能外出，即隨其父母，往醫生家道謝，且特向鴿墳致祭，獻呈美麗之花一束，含淚向之一鞠躬。

四七 社會服務團宣言

蜜蜂，能彀共同去採花釀蜜；螞蟻，能彀共同去扛擡食物，藏到洞裏。這種爲羣衆服務的精神，是值得我們佩服的。

我們的力量，原像蜂、蟻一般的微小；但我們也有蜂、蟻一般的精神，組織了這小小的

團體，要替社會幹一些事情。現在，我們先從公衆衛生運動着手：第一是滅蠅，蒼蠅是傳染病的媒介，我們必得首先撲滅它；其次是掃除道路，我們掃帚是拿得動的，當然不生問題；此外一切有益於社會的運動，只要我們的能力幹得到，我們都得努力去幹！

最後，我們希望這種容易幹的工作，由我們一個小學，漸漸擴充到別的小學，由小學擴充到中學、大學；再由學校擴充到社會全體，使全社會的人，各盡能力去幹一種工作；正如孫中山先生說的『聰明才力小者，當盡其能力以服十百人之務；聰明才力大者，當盡其能力而服千萬人之務。』那麼，他們的力量比我們大，當然比我們所幹的更爲有價值，豈不是我們這小小的團體，能引起社會的注意，收到遠大的效果嗎？我們等着瞧罷！我們先幹起來！

譯文

蜂，能共同採花釀蜜；蟻，能共同搬運食物，藏於穴中。此種爲羣衆服務之精神，頗足爲吾人所欽佩也。

吾人之力量，本如蜂、蟻之微小，但吾人亦有與蜂、蟻相若之精神，組織此小小團體，謀爲社會服務。今日者吾人將先由公衆衛生入手。第一爲滅蠅：蠅爲傳染病之媒介，吾人必首先撲滅之。其次爲掃除道路，吾人均能持帚，自不成問題；此外凡屬有益社會之運動，僅須吾人力所能及，吾人必皆努力爲之！

最後，吾人希望此種易爲之工作，由我輩所入之一小學，漸漸擴充至其他小學；由小學擴充至中學、大學；再由學校擴充至社會全體，使全社會之人各盡所能，努力工作。一如孫中山先生所云：『聰明才力小者，當盡其能力以服十百人之務；聰明才力大者，當盡其能力而服千萬人之務。』若是，則其力量較大者，自較我輩所爲尤有價值；豈非吾人之小團體，能引起社會之注意，而收遠大之效果乎？吾人企予望之！吾人願爲其先驅！

四八 報告鄉村生活的一封信

志成兄：

許久不曾晤面，渴念得很！別後便到鄉間居住，謹將一年來生活情形，報告一二：

去年初到鄉間，適在十月下旬，榆葉半黃，楓林全赤，當夕陽西下的時候，散步村外，彷彿身在畫圖中，別是一個天地。後來到了冬天，白雪紛飛，村前村後，一片茫茫，此種景色，在久居城市的人們，是難得欣賞的。

今年春間，由野景色，更爲美妙。桃紅柳綠，隨處見到，各種鳥聲，叫得極其好聽，「好鳥枝頭亦朋友」，這句話真有意思。入夏以後，田事大忙，那火傘般的太陽，晒得農人們汗如雨下；但是他們有耐勞的習慣，絲毫不覺得苦。等到工作完畢，大家坐到樹蔭底下，上下古今，談論一陣，卻也着實有趣。

兄如有暇，何妨到鄉間來領略一下呢！

你的好友慰農。
月 日

譯文

志成兄：

久不晤面，渴念頗深！別後即往鄉間居住，謹將一年來之生活情形，略作報告。

去歲始至鄉間，適在十月下旬，榆葉半黃，楓林全赤，當夕陽西下之時，散步村外，彷彿身在畫圖中，別是一番天地。及至冬日，白雪紛飛，村前村後，一片茫茫，此種景色，久居城市之人，頗難得欣賞之也。

今年春，田野景色，尤爲美妙：桃紅柳綠，隨處可見；羣鳥鳴聲，尤爲悅耳，「好鳥枝頭亦朋友」，此語誠有味哉。入夏以後，田事大忙，陽光似火傘，農人被灼，揮汗如雨。但彼等有耐勞之習慣，絲毫不覺其苦。工作既畢，羣坐樹蔭下，上下古今，無所不談，頗有奇趣也。

兄如有暇，曷不來鄉一領略乎！

弟慰農上 月 日

四九 田橫

漢高帝劉邦統一天下的時候，山東地方有三個田姓的齊國，都給他滅掉了。田橫也是他們的同族，不能在山東地方存身，便東向到海島中去稱王。——因此現在還留下了田橫島的名稱。

田橫到了島上，手下尚有義士五百人，本想慢慢部署，恢復齊國。無奈這時候，漢高帝勢力強大，田橫萬不能抵抗。漢高帝也向來佩服他是個第一流好漢，便派人去招呼田橫，請他到洛陽來。

田橫爲了漢高帝一再招請，勉強動身上道。但是到了半路，他總覺得就此投降，不免失去了人格，便立刻自刎而死。高帝知道了，流涕痛哭不止，一面禮葬田橫；一面再派人到島上去招呼那五百位義士。那裏知道這五百位義士，聽得田橫的凶信，早已一齊自殺。

田橫和那五百位義士的意思，就是『寧做斷頭漢，不做屈膝人。』

譯文

漢高帝劉邦統一天下之際，山東有田姓之齊國三，皆爲所滅。田橫爲齊之同族，不能安居山東，卽東至海島爲王。——今猶留田橫島之名焉。

田橫至島，其部下有義士五百人，本擬徐圖恢復齊國。奈其時漢高帝勢力強大，田橫萬不能抗。漢高帝亦素服其爲人，使人招之至洛陽。

田橫因漢高帝一再招請，勉強上道。及中途，忽念即此投順，未免有損人格，遂自刎死。高帝聞之，痛哭不已，命人禮葬田橫，且復遣使至島，招降餘人。孰知此五百義士，聞田橫之死，皆自殺矣。

田橫與其五百義士之意，以爲『寧爲斷頭漢，不爲屈膝人。』故自殺也。

五〇 關於田橫的討論

今天功課完了以後，我和陸佩芬宋兆華兩君在操場上散步，隨便談談，忽然發生了田橫和五百義士應否自盡的一場辯論。這原是因爲談到昨天所上的田橫一課而來的。

宋兆華首先發言道：『我想田橫和五百義士，死得真有些不值得。』

陸佩芬問道：『有甚麼不值得？』

宋兆華說：『我的意思，他們那時候儘可以不必死，留着有用之身，等候機會，恢復齊國，不好嗎？』

陸佩芬說：『國家已經亡了，僅僅在小島偷生，有何意味，自然不如一死，倒覺轟轟烈烈

烈。』

宋兆華說：『你講到轟轟烈烈，還不如由田橫帶領五百人去和漢高帝拚上一拚，同是一個死，與其自盡，寧可死在戰場上。自盡究竟是一種卑怯的行爲。』

這時候，陸佩芬覺得宋兆華的說話，倒也無可批駁，我便參加討論，說道：『宋君的話原不錯，不過那時漢高帝已經統一天下，田橫所有的，只有這「相依爲命」的五百人了。田橫要和漢高帝爭勝負，不是「以卵投石」嗎？況且要打仗，就免不了連累齊國人民受苦，倒不如自己一死，保全了人格，又不連累人民。』

宋兆華說：『不然，國家原不是田橫個人的，凡是齊國的人民，都有分。人民受些苦，也還是爲國家，何必顧慮！所以他們僅僅以自盡了事，畢竟不值得。』

這一場辯論，就此結束，我覺得還有些意思，便記了下來。

譯文

今日課後，余與陸佩芬宋兆華二君散步於操場，隨作閒談，忽發生田橫與五百義士

應否自殺之辯論。蓋談及昨日所授田橫一課而起也。

宋兆華首先言曰：『以余思之，田橫與五百義士之死，殊不值也。』

陸佩芬問曰：『有何不值耶？』

宋兆華曰：『余意衆人在當時儘可不死，留其有用之身，伺機以復齊國，不尤佳乎？』

陸佩芬曰：『國已亡矣，僅於小島偷生，有何意趣！自不如一死，反覺轟轟烈烈也。』

宋兆華曰：『汝所云轟轟烈烈，猶不如由田橫率五百人與漢高帝決一死戰，同一死也，與其自殺，毋甯死於戰場之上。自殺究爲一種卑怯行爲也。』

此時，陸佩芬覺宋兆華所云，已無可辨駁，余即參加討論曰：『宋君之語固是，但其時漢高帝已統一天下，田橫欲與之爭勝負，豈非「以卵投石」乎？況戰則不免累及齊國之民，反不如自己一死，既可保全人格，又不累及人民也。』

宋兆華曰：『不然，國家本非田橫一人所獨有，而爲齊國人民所共有。人民爲國家而受苦，何顧慮爲！故衆人僅以自殺了事，究不值也。』

一番辯論，即此告終，余以其頗有意義，因記之。

五一 到青島去

學校放假了，佩文跟着她的叔父，到青島去。

他們兩人，從上海動身，乘着輪船，在海中航行了一天一夜。佩文遠遠望見一座燈塔，從海峽中的一個小島上發出光來；又看見島的北首有一座山，和南首的山，將這小島環抱着，好像蟹的雙螯一般。這時輪船轉向那燈塔駛去，那雙螯似的兩山，越近越大；山上的燈火也越近越多。船上的客人也都活動起來，只聽得紛紛說道：『青島到了，青島到了。』

原來青島的市街，就在北螯的山上。山勢自北而南，一起一伏，成了無數小山；市街隨山勢開闢，建築房屋，種植樹木，將那無數小山，裝點得十分齊整。遠遠望去，那市街上許多燈光，都倒映海中，閃閃地好像在海中發出無數星光來，真是好看。佩文的叔父說，青島是北方的香港。佩文原是到過香港的，回想起來，覺得這樣的夜景，確和香港有些相像。不過天氣可大不相同——佩文到香港，是在冬初，只穿一件單衣還覺暖；此番到青島還在夏天，穿一件單衣，倒覺有點冷。

輪船在青島大港靠岸了，佩文和叔父便跟着潮水一般的旅客登岸。佩文一面走，一

面看，忽然見了她的父親在人叢中招呼他們；她就連跑帶跳，飛也似的迎上前去。

譯文

學校放假，佩文隨其叔往青島。

二人乘輪自上海出發，在海中航行一晝夜。佩文遠望，見一燈塔之光，由海峽中一小島射出；島之南北皆有山，作環抱狀，一似蟹之雙螯。斯時船向燈塔直駛，彼似雙螯之兩山，愈近愈大；山上之燈火亦愈多。船中乘客，漸見騷動，紛紛曰：『青島至矣，青島至矣。』

青島之市街，即在北螯之山上。山勢自北而南，一起一伏，成無數之小山，裝點頗整飭。遠望之，街市中之燈光，倒映海中，閃爍無定，似海中發出無數之星光，極爲美觀。佩文之叔曰：青島者，北方之香港也。佩文曾至香港，回憶之，覺此夜景確與香港略似。惟氣候則大不同。佩文至香港，乃在冬初，衣單衣猶覺其熱；此次至青島，尙在夏日，衣單衣反覺微涼。

船在青島大港傍岸，佩文與其叔即隨如潮之旅客登岸。佩文且走且望，忽見其父在人叢中以手相招，即踴躍趨前迎之矣。

標商冊註

